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一年八月一日

嚶嚶書屋出版

第一卷第十五期

# 南華文藝

汪精衛題



咖啡店

龐薰蕪作

# 白龍

## 超等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 南華文藝

第一卷第十五號

#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一日出版

## 目錄

插	目
咖啡店(封面).....	龐薰棻作
人生之隱謎.....	龐薰棻作
靜物.....	龐薰棻作
生命的清晨(色粉畫).....	方君璧作
月影.....	曾仲鳴攝
日光.....	曾仲鳴攝
張坤儀女士肖像.....	克吉琴作
谿橋.....	高奇峯作
人間無地着芳根(葉恭綽題).....	張坤儀作
在山終勝出山多(經頤潤題).....	張坤儀作
必然與自由.....	葉法無.....(五—三)
批評家勉勵一切人.....	孫福熙.....(三—一)
脫險.....	荆有麟.....(三—六)
葉園.....	何嘉.....(元—一)

柴霍甫對於人生的態度

張露薇譯 (完一頁)

現代英國戲劇

張志澄譯 (完一頁)

玄武湖疏影

慶樞 (完一頁)

蟋蟀聲中

錢畊莘 (完一頁)

摸索

蠢然 (完一頁)

讓車夫休息休息

春杏 (完一頁)

人類底教訓

冷亮 (完一頁)

滿覺隴

春杏 (完一頁)

征船上

張鯤化 (完一頁)

南華評論第五期

石泉等 (共一頁)

世伯通信

曾仲鳴 (完一頁)

散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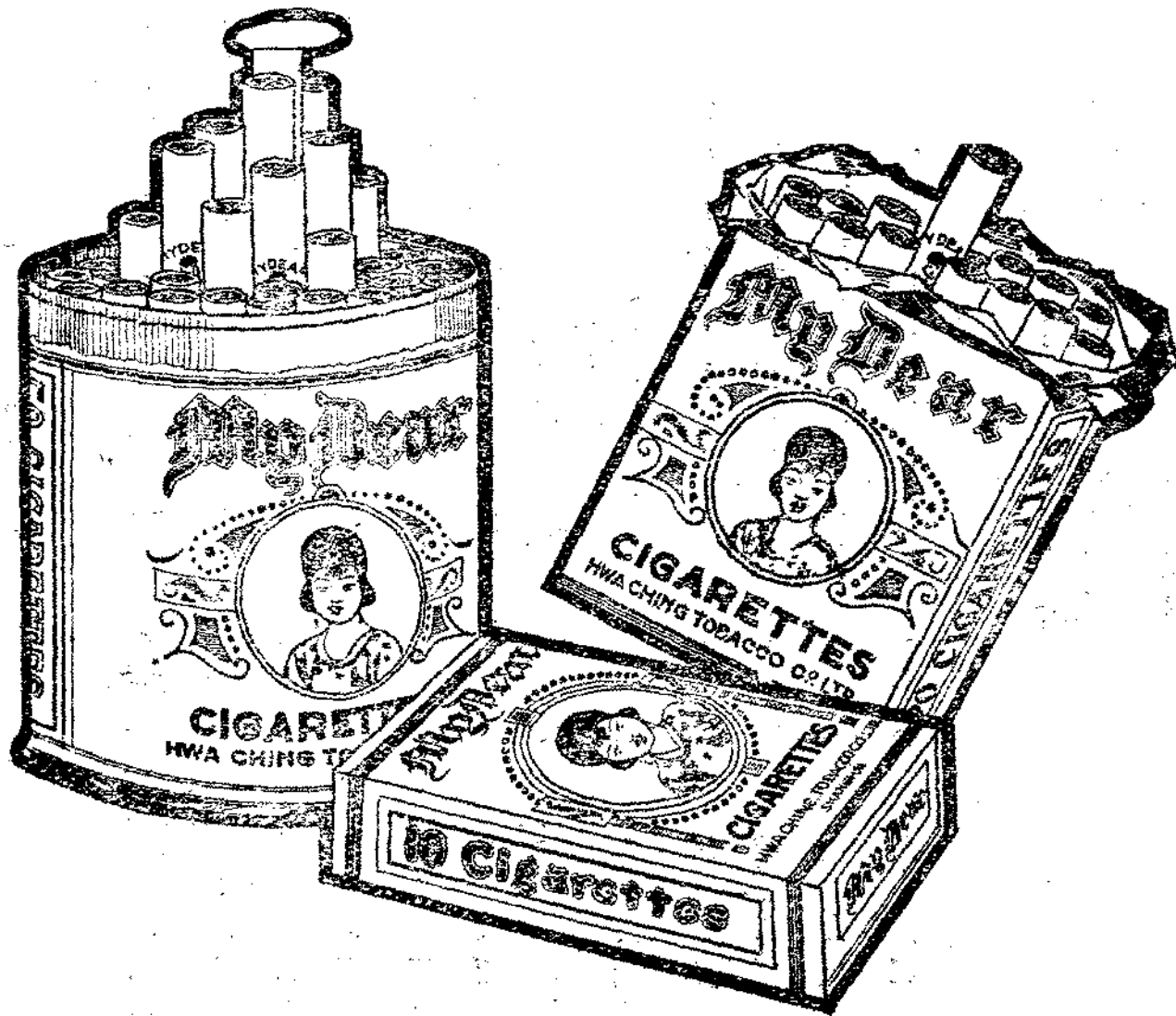
奚青鳥 (完一頁)

# 嚶嚶書屋出版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二五號

# 美麗牌香煙

無  
麗  
不  
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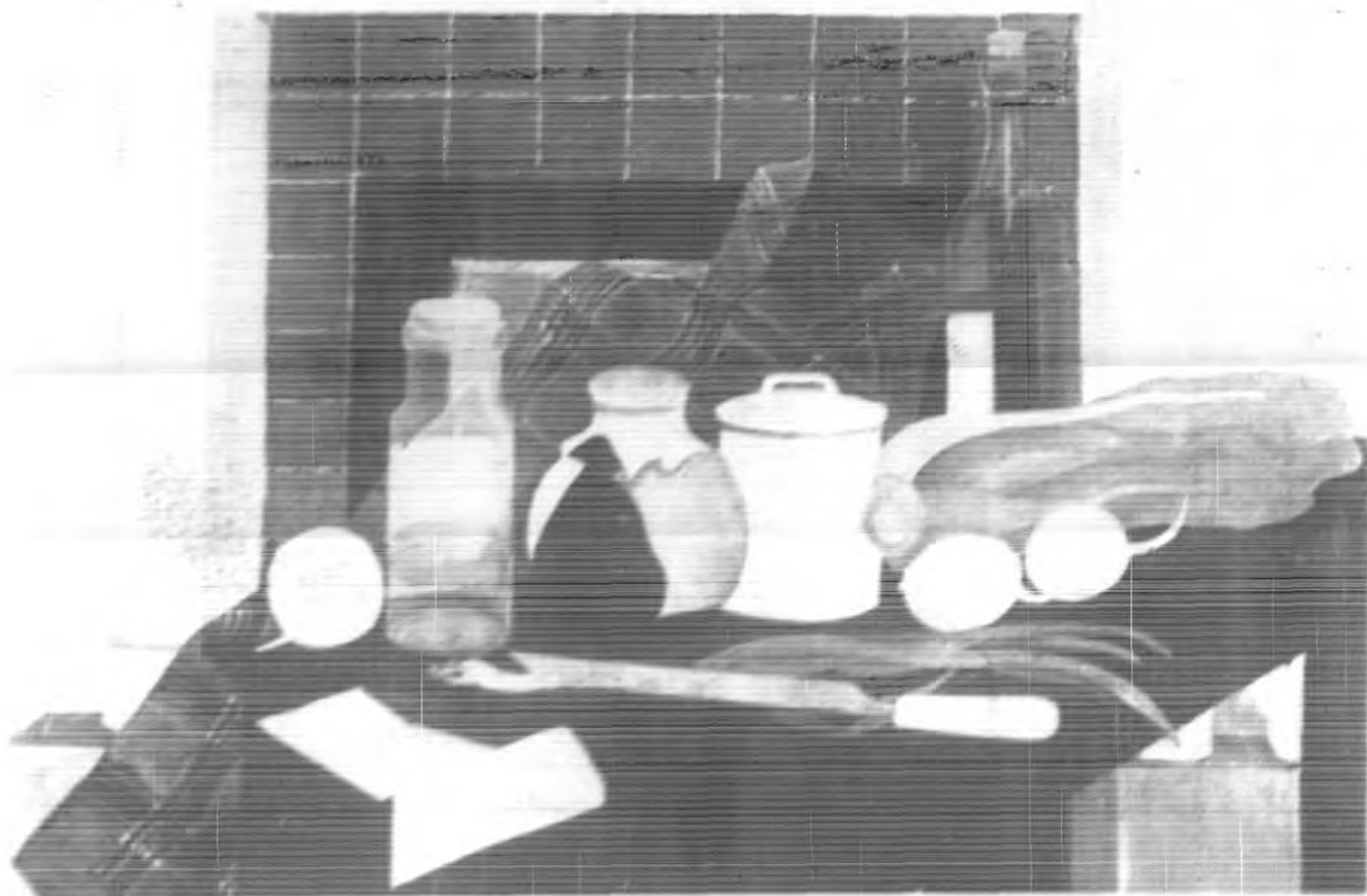


有  
美  
皆  
備

中國上海華成煙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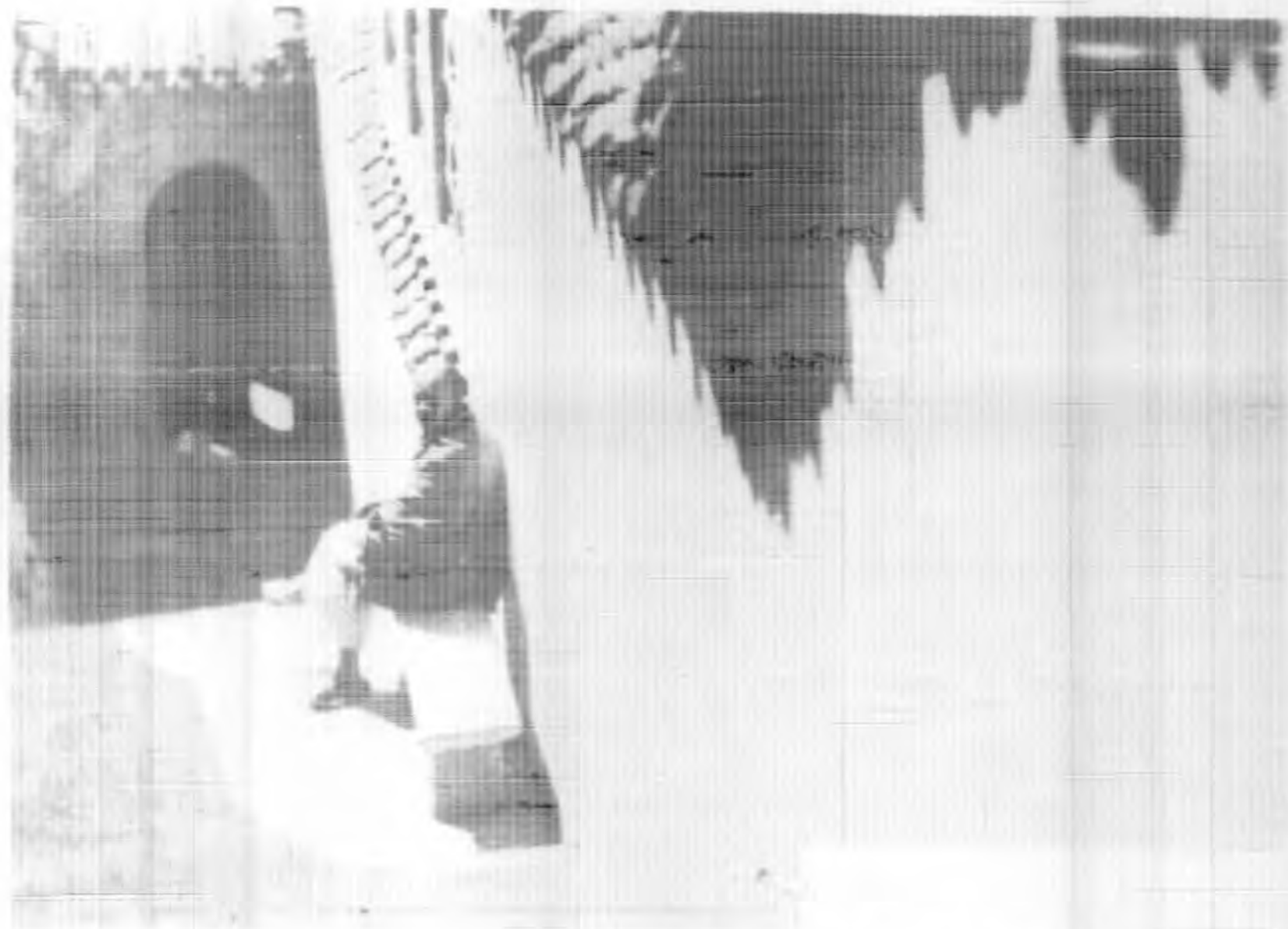


龐薰琹先生於九月十五日起，在中華學藝社開個人展覽會，作品七十幅，極得名家及各界熱烈的愛好。今介紹於此：封面名「咖啡店」，右為「人生之啞謎」，下為「靜物」。欲知其詳，請參看中華日報副刊「小貢獻」九月十五日孫福熙的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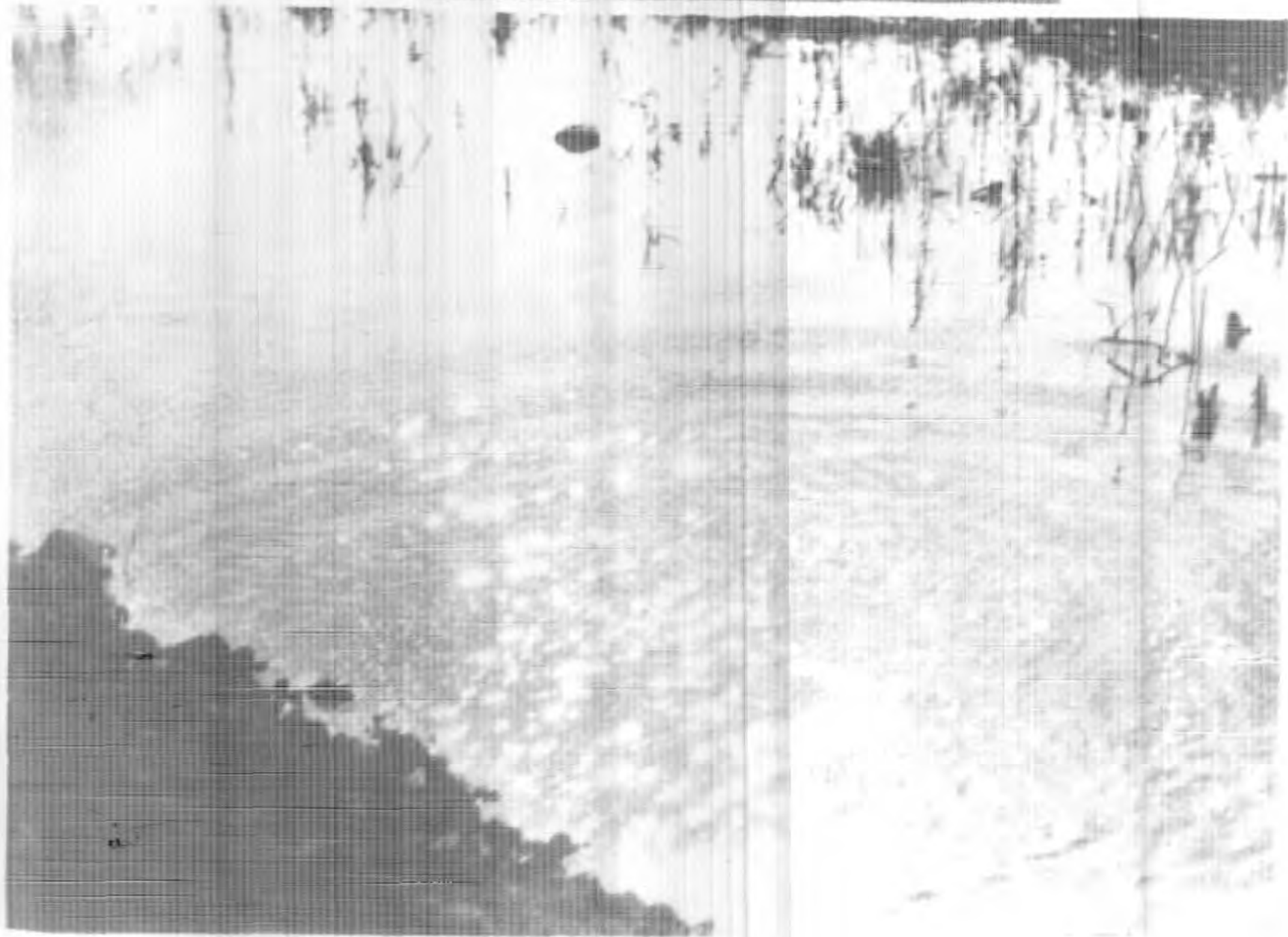
方君壁作



光日

會仲鳴攝

月影



會仲鳴攝



張坤儀女士肖像

俄國克吉琴作



橋 歸

作家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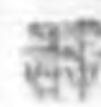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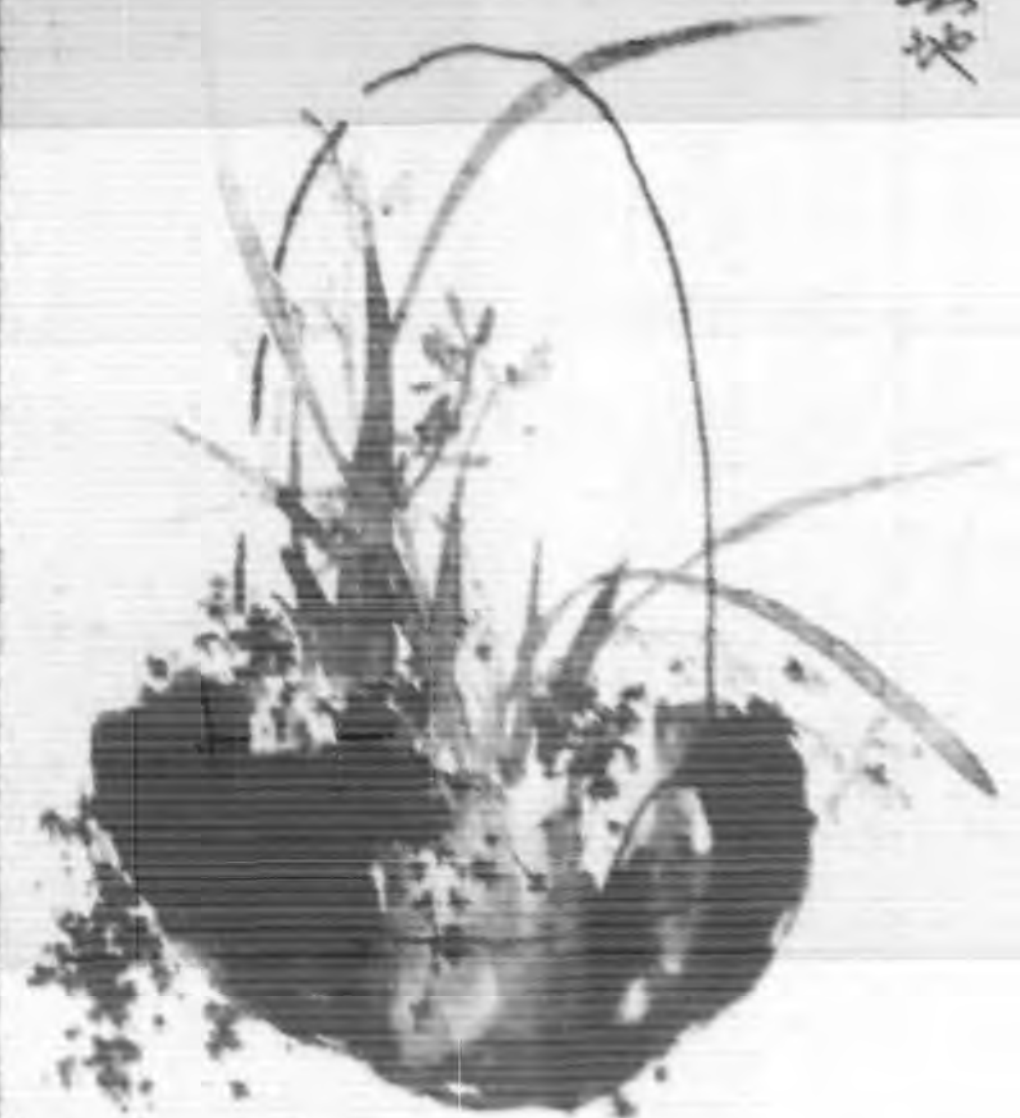
無土審思有傷春  
 年屈原逡巡千萬載  
 生初乃秀錄  
 案法成高寄離錫  
 損道真界芳蕪蕪  
 盡空谷雨何人

避庵葉恭綽題



大意情風高標調人間無如  
 着芳根

民國十九年春  
 奇峰師筆  
 張儀



作儀坤張

根芳着地無間人

芝蘭芳艷  
 自北朝  
 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

象芳蕪  
 織然今日

獨抱幽香不

尔以自是

年長若谷表

在出勝終山多

任奇峰師

子以玉鍾於

珠江第一島  
 張儀



作儀坤張

多山出勝終山在

# 必然與自由

葉

葉先生在巴黎大學研究哲學有年，回國後歷任國立勞動大學社會學院主任教授及光華大學教授。此次返粵，寓居「必然與自由」一書，今特介紹其「自由哲學問題與法國哲學思想」一文。



## 一 引言

這篇論文的目的在於說明哲學思想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自由」與「必然」的問題；而同時便以自由與必然的思想來分別說明法國哲學思想的趨勢。但我以為無論趨向於自由或必然的思想，均不免有種種的困難問題；然這種困難的問題，思想家却不能不特別注意。

## 二 現代哲學思想的趨勢

有許多思想家研究現代哲學思想的結果，以為現代哲學思想的特徵和趨勢，就是反理智主義 (Anti-intellectualisme)。所謂反理智主義的哲學，就是反對前代的唯理主義，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以為理智不是認識的唯一工具，和指導行為的唯一標準；至物質亦不是最後的實在，

科學的自然主義和機械論，不過是便利思想的一種方法；在理智和科學的機械論之外，有許多的實在，如精神生活，行為意志，生命的創造，情感的真誠等，都是超出理智與物質的實在。因此，他們以為現代的哲學思想是浪漫主義 (Romanisme) 的，神秘主義 (Mysticisme) 的，生命主義 (Vitalisme) 的，情感主義 (Sentimentalisme) 的，實用主義 (Pragmatisme) 的，進化主義 (Evolutionisme) 的，直覺主義 (Intuitionisme) 的，多元主義 (Pluralisme) 的，意志主義 (Volontarisme) 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e) 的。從這許多主義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現代哲學思想的複雜，及其趨勢了。但是在現代哲學思想中，還有比上述各種主義更深奧的一種趨向，這種趨向就是以自由與必然為中心的自由哲學 (La Philosophie de la liberte) 了。我以為現代哲學思想的唯一特徵，就是自由哲學；而自由

哲學的中心問題，就是自由與必然的問題。

### 三 近代科學的發展及其結果

要明白自由哲學的問題，就不能不先明白近代科學發展的情形及其結果。我們知道歐洲因文藝復興的運動，一方面把自來迷醉人心的宗教根本改革；而一方面自然科學的發明和進步，尤能從根本上建立新宇宙觀和人生觀。自培根 (Bacon)、笛卡兒 (Descartes)、牛頓 (Newton)、加利利 (Galileo)、克布律 (Kepler)、來布尼茲 (Leibniz)、哥白尼 (Copernicus) 等以來，自然科學的基礎日見永固。方法是日見精密，而進步也是極速的。由自然科學的發展，其結果遂成功一種新宇宙觀和人生觀，正與前代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相反。原來人類的思想曾以為我們的宇宙是神明所創造的，而人類且負有特殊的目的和責任。但因自然科學的進步，牠所暗示的則完全與此種觀念相反，科學以為宇宙是由盲目的無知的許多能力的集合而成的；人類不過是大自然中的一部份，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位和意義。自然科學運用實驗的數學的方法，由觀察，試驗

，分析，比較，假設，演繹，歸納等，既得到許多切實的結果；不單在物理學，化學上既得到許多的成功，就是在心理學，生物學，社會學上也得到不少的成績。因此，人們以為科學的方法是認識的唯一方法，自然科學的認識是唯一的認識，不是由這個方法得來的智識都是虛假不可靠的。人們因運用這個方法來研究自然現象，其結果遂得到許多極嚴重的命題：第一，宇宙間一切能夠觀察的現象，都是有嚴密不變的法則，就是自然的法則。第二，一切現象的產生，都是有一個一定必然的道理，就是因果律。譬如：若使有了一種情狀，那末一定有別種情狀發現的，在一定的相同的情狀之下，別的相同的情狀一定隨之復見，而其間是毫無奇蹟，意志的。行星環繞太陽而過的軌道是常常不變的，凡物在空管中下墮是常常一個樣式的，輕氣與養氣的綜合是常常在相同的情狀之下，和一樣的比例而產生水的，不能夠適應環境的生物，一定是漸漸消滅的，個人的慾望和厭惡的發生，是一定在相同的環境和條件之下的，社會分工的結果，必然產生一種社會的連帶關係，個人資本主義到了集中的時候，一定就會發生社會革命

的。現在若使我們偶然發見一個事實，如果以爲這個事實是超乎自然法則的，那末即是我們還沒有知道這個事實的實在情形和牠的歷史的緣故，好像我們相信有自由意志一樣；其實我們的遺傳和性質，以及所遇的環境，已足以決定我們的行爲。總之，宇宙是一個極大的機械，所有一切的現象都是有一定不變的法則在支配着。這就是由自然科學的發展所得的理論。

#### 四 自然主義的必然論的哲學思想及其困難

以上是由自然科學的發展所得的理論，這種理論自然把宗教的宇宙觀完全打倒；然而由這種理論也自然引出許多哲學的理論；這就是自然主義的必然論的哲學思想。我們知道阿爾伯 (Dr. Holbach) 在他的「自然的系統」一書上，早既欲以自然科學的事實來建設他的唯物哲學，可是那時還沒有達爾文 (Darwin) 等的生物進化論。後來，布希尼 (Buchner)、莫里斯湯 (Moleschott)、黑格爾 (Hegel)、斯賓塞 (Spencer)、黎達德 (Le Dantec) 等，便直

接從自然科學的事實和理論來建設自然主義唯物主義的哲學。他們以爲宇宙不過是許多無意識的能力的集合，牠的發展，由行星到生命的產生，都是照着自然法則而進行的，而且完全是一個物質的自然的機械的現象，我們的精神活動，是物質的神經系的作用。這種理論自然不免引起極多困難的問題。第一，這個系統化的哲學思想是否真正根據科學的事實而不含推論的意味呢？第二，這種理論與人生的意義和倫理行爲的價值有什麼關係呢？從這個理論看來，所謂人生是毫無意義與價值的，人生也從無形中變爲偶然的，短命的，機械的，可憐的，是大自然中的微生蟲了。因爲我們如果有一種思想，我們以爲是自己的思想，然其實即是宇宙的思想，由神經系的作用而產生的；我們的一種行爲，以爲是由自己決定的，但實在却是由遺傳和環境所主使的，是一種宇宙的行爲。這樣自然沒有所謂責任心和倫理行爲的意義，亦無所謂善惡，一切都是大自然所決定的；理想當然是夢一般的了。這便是唯物主義的自然主義的必然論 (Determinism) 的理論。這也便是必然論的困難。

## 五 自由哲學問題與康德的見解

從以上的理論看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是極可懷疑的，科學與人生顯然是矛盾的。但是這個理論是完全的真理嗎？科學與人生真是衝突的嗎？人生真是毫無意義與價值的嗎？須知，自然科學的成立固需要必然論，然必然論能夠適用宇宙全體和人生嗎？科學有什麼意義呢？人類的意志是毫無用處的嗎？這些問題便是自由哲學的問題。

原來宇宙人生是自由的呢？還是必然的呢？這個問題是哲學上一個根本問題，有許多哲學家會努力研究欲求解決。但到了近代因自然科學的進步，和自然主義的哲學思想的發展，於是這個問題就更加嚴重起來。其實對於這個問題在近代哲學史上德國哲學家康德 (Kant) 曾尋求一個解決，欲使科學與行為，認識與良心不致衝突。現在把康德的見解述之如下：

康德由純粹理性的批評，以爲人類一切認識的構成有兩方面的關係：第一，是由感覺的經驗所得到的事物的具體的情形，這是認識的內容。第二，是由先天而來的，空

間，時間，因果，關係等的先天的範疇，這是認識的形式。我們的認識必需由這兩方面的綜合，才能成立。因此，他把以前笛卡兒，來布尼茲，斯賓諾沙 (Spinoza) 等的唯理論，和洛克 (Lock)，休謨 (Hume) 等的經驗論，都一齊推翻，而建立他的批評的認識論。同時又以爲以前的形而上學 (Metaphysique) 因爲誤解了人類的理性，故不免陷於自相矛盾；譬如：宇宙是有界限的嗎？還是無界限的呢？這些問題，以前的哲學家都是從一方面去立論，所以有的以爲宇宙是有界限的，或無界限的；有的以爲宇宙是自由創造的，或必然的；這些見解在表面上看來都是一樣的有理由，一樣的合乎理性，然其實却是誤用了理性。康德以爲這些問題理性是不能解決的。但一方面康德由純粹理性批評的結果，以爲自然科學的價值則是絕對的，現象界是受必然論支配的，而因果律是隨處能適用有效；在現象界是沒有自由意志的餘地，牛頓的物理學是絕對的真理。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評一書上，雖然是否認人類自由意志的存在，但後來在實踐理性批評一書上，却以爲人類有

一種實踐的理性，這個理性是指導行為的。以爲倫理行為的意義和價值，在於實踐超乎情感和物質的利害之上的無上命令，客觀的、普遍的、自主的義務。但這個無上命令的實現，其先決的條件，則是要人類有自由意志；換一句話說，無上命令的實行要人類能夠自由選擇，自由解放，自己去實行倫理的義務，那末，無上命令才有意義；如果不是這樣，倫理的義務，所謂無上的命令是虛假的，沒有保障的。康德以爲無上的命令是實在的，所以自由意志也應當是實在的，不然倫理的行為便沒有意義了。但一方面在現象界，這種自由是沒有的，因爲科學處處證明了因果律的森嚴。因此，因倫理生活的要求，他便假設一個本體界的存在，以爲倫理的命令是絕對的真理，所以在現象界我們雖不能證明人類意志的自由，但因爲倫理生活的要求，自由在本體界是一定存在的，最少我們因倫理的要求，也應當信仰自由的存在，那末，人生才有意義，無上的命令才能實現。這麼一來，康德以爲一方面科學的價值更加永固，而一方面又不致將人類的自由意志犧牲，科學與行爲也不致衝突。

以上是康德的見解；這種見解自然是極偉大的。但是這個理論是最完善妥當的嗎？所謂本體界的自由是我們所需要的自由嗎？這種的自由意志不是完全形而上的空空洞洞的嗎？然而在一方面看來，科學的因果律的嚴密是一樣的莊嚴；一方面，人生的悲劇，在個人方面看來，虛假殘忍的事實是到處充滿的；在社會方面看來，則種種不良的制度和矛盾的組織，傳統的思想，金錢的勢力，國際的侵略的帝國主義，處處都把人生包圍着，要把牠根本推翻，建設新的社會，這種自由意志是無用的。申言之，我們所需要的自由意志是具體的，不是這種本體界的自由，是實際奮鬥的自由。所以康德的見解也不能使我們滿意。

## 六 科學的新發見與科學的價值

自由的問題在康德哲學中依然沒有得到完滿的解決。然在十九世紀的末年二十世紀之始，人類的科學思想，因爲種種的發見，却產生一個極大的變遷。這個變遷就是科學的新發見與科學價值的批評。由科學的新發見與科學價值的批評，於是自由哲學的問題的解決，遂轉入於一種新

才顯了。

原來自文藝復興以來，許多的科學家與哲學家都以爲科學是絕對的真理，科學是不變的且有絕對的價值；可是到了現代因種種的發見就有些不相同了。譬如：在幾何學方面而論，羅巴捷斯基 (Lobachevsky)，林曼 (Riemann) 等便發見新的幾何學，所謂四進向的幾何學；這個新的幾何學與歐克律 (Euclidean) 的幾何學是一樣的正確，也沒有矛盾。這麼一來，可見我們的幾何學不是僅有一種的可能，所謂數學的客觀性決不是絕對的東西。申言之，數學的理論不是外界事物的寫真，牠的基礎是我們的假設，除假設之外沒有別的實在。因此，當然影響到其他的科學。其實物理學的成立是依賴實驗的方法和運用數學的概念。但是科學所謂實驗，並不是簡單的工作，牠不單要利用我們製造的實驗儀器，但同時又要選擇事實，立定假設；在這種工作之中，我們既經可以看出牠所求得的定律，不是自然的簡單的寫真；而却是人類精神的活動，利用自然的某一種現象，而得的結果。於是有許多的科學家都以爲科學的事實和定律並不是絕對的必然的客觀的。其次科學

上有許多理論，關於說明自然現象的，如聲，光，電等等的理論，都沒有嚴酷的或 *Crucial* 的實驗來決定的，牠和可感覺的事物比較起來，中間是極多隔膜和契約式的決定，牠並不是實在的寫真，而却是像一種番譯的語言，當然不是完全正確的，不過是比較經濟和比較方便的記號罷了。這種科學的理論，是現代許多科學家如潘加勒 (Poincaré)，都恩 (P. Duhem)，黎羅亞 (La Roy) 等對於科學的理論。至最近安斯頓 (Einstein) 更建立科學的相對論。若其他關於生物學的，心理學的，社會學的新發見亦不少。於是必然論的思想，與自然主義的哲學都不免根本動搖。這麼一來，人類的思想當然發生極大的變遷，所謂科學也就變爲經濟的，進化的，充滿生機的科學，而科學的意義與價值當然也就與從前不同了。

## 七 社會的要求

科學的新發見已使自由哲學的問題得到一個解決的新方向；然而社會的要求則更複雜而迫切；從一方面看來，現代社會的問題，也可以說，是要求具體的，現實的自由

總之，所謂自由哲學的問題，於是範圍更加擴大，人類努力的結果或者能夠漸漸證實自由意志的實在，然這種實在又怎樣能與思想的法則相調和呢？

過去的社會是封建的專制的，宗教的，手工業的社會。在文藝復興時路德（Luther）首倡宗教的改革，要以個人的內心生活的真正的信仰，來代替專制的形式的虛假的宗教教條等，要從形式的宗教到個人的信仰；這是要求宗教的自由，宗教方面的自由運動。其次是法國的大革命，把整個的封建政治的組織根本推翻，而建設平民主義的共和政治。從貴族階級的專制，成爲平民主義的政治。這是政治的改革，政治自由的運動。法國的革命是政治自由的鬥爭，是表示人類的自由力量的偉大。但是宗教的改革，和政治的革命，人類雖得到許多的解放和自由，然離真正的自由還大遠，且社會的事實是互相連帶的，法國大革命的結果，在表面上看來，雖然達到了政治自由的目的，可是與真正的自由還相隔大遠。一方面，歐洲自從機器的發明，工業的革命，於是把手工業的和農村的生產制度推翻，大多數的人都變爲工廠的工人，社會的資本也漸漸集中，

成爲少數人的私人資本；因爲利用機器生產的緣故，出品自然日見增加，國內的市場有限，於是侵略弱小民族，擴大自己的市場，殖民地的侵佔，遂成爲工業發達的當然結果了。所謂帝國主義的制度，就是一種侵略的方法，結果把全世界大多數人的自由與安全都爲牠所犧牲。至平民主義的政治自由，則完全爲少數人所弄斷，社會遂發生一種不安寧的現象，貧富不免相隔大遠；結果真是「朱門酒肉臭，野有餓死骨」！一切人類應享的快樂，真正的情感，創造的生機，都爲經濟的壓迫，爲少數人所獨佔了；真正的人性變爲獸性，真正的人格變爲奴隸的，卑鄙的，墮落的怪物；殘忍，橫暴，放縱，淫慾，驕奢，虛假種種惡行，莫不表示人類的罪惡；追求其因每爲經濟的環境所造成。申言之，就是經濟的不自由和壓迫所致。最痛苦的是勞苦的工人，他們終日由黎明至天黑，都是生活在大工廠中，一切的動作皆是機械的毫無趣味的，而所得的工資還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可憐的生活。至一切優美的生活，自然不能享受，即普通的快樂，亦求刺激性最烈的，時間最短的；若一切偉大的藝術作品，自然無從賞鑑，高深的智識



亦無從領略，種種精神生活更不能參加。這都是因經濟的壓迫所產生的罪惡，經濟的不自由所造成的。但是這種現象是必然的嗎？我們沒有自由的能力把他根本改造的嗎？人類真是罪惡的動物嗎？社會改造真是毫無希望的嗎？人類真是沒有自由的嗎？意志真是毫無意義的東西嗎？這些都是社會改造的渴望和要求，自由的問題更加重要；所以現代的許多哲學家都主張或發揮一種自由的哲學的思想，以為社會的改造是依賴人類自己的意志而決定的。但是這種自由的理想又怎樣能夠與思想的定律相調和呢？

## 八 自由哲學問題與人類思想的趨向

從以上看來，自由哲學的問題，到了現代因為科學思想的變遷與社會改造的要求之迫切，好象無形中得到一種解答：就是自然科學不見得是純粹的客觀的必然，科學也是人類思想所建設的。其次社會的變遷以及其改造的要求之迫切，都好像使得我們承認人類的行為有相當的價值，意志有無限的能力。這樣一來，人類的自由是實在的嗎？宇宙人生是自由創造的嗎？社會的制度與組織是個人意志

的產物嗎？這種思想亦不免有極多的困難。唯物主義的純粹機械論的必然論固不免陷於虛無，然而思想的法則，我們又怎樣能够否認呢？譬如： $A \Rightarrow B$ ，因果的原理，由歸納方法而得的現象間的固定的關係等。所以純粹的自由論也有無限的困難。至社會人羣的生活，社會的集團的表象，也具有一種極大的勢力，社會的變革往往從社會自身所造成，亦是很明顯的事實。這些現象又怎樣解釋呢？就是因為這些困難和矛盾的緣故，於是人類思想的趨向遂有「自由」與「必然」的兩大傾向，這種傾向在哲學思想中為最明顯，而尤於法國哲學思想中更顯出一種特殊的嚴密的偉大的精深的意義。以下便來敘述法國哲學思想的兩大趨向。

## 九 法國哲學思想的創造者及其傾向

近代法國哲學思想的創造者便是笛卡兒 (Descartes) 與巴斯加爾 (Pascal)。我們曉得，在近代哲學思想開端的時候，笛氏就提出他的唯理主義，他以為理性是人人共有的，而且是天賦的；所謂真理在於明瞭的觀念，如數學

上的觀念；要能夠以數學的方法證明的才是真理。但是這個真理的基礎建設在什麼地方呢？他以為這個真理的基礎是建設於不能懷疑的直接的直覺之上的，就是建設於「我思」的主體活動上的。所謂「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就是一切真理的基礎。同時又創立他的二元論，以為精神的本體是思想，物質的實在是在廣袤。他以為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理性和數學的方法以及機械的原理來解釋，就是禽獸亦是一種機械的動物。笛氏以為宇宙是一個機械。我們可以用數學的方法來決定的；近代物理學的機械論，便是從笛氏而來的。笛氏的思想明顯地一方趨向於機械的解釋，而一方却注重直覺的思維，理性的解釋。所以他的哲學不單在本體論上是主張二元的，心物共存的，而其精神也是二元的；所以近代一切哲學思想，或主張自由的，或主張必然的，皆出於笛氏的思想，笛氏的偉大就在這裏。

法國哲學的創造者，除笛氏之外有巴斯加爾。巴氏是一個科學家而同時又是一個宗教家。他一方面實驗科學，一方面又反對理性。他以為「靈敏的精神」(L'espérance)

(de finesse) 要比「幾何學的精神」求得真實親密；所以在理性的幾何學的認識之外，還有一種直接經驗的心靈的認識。這種認識不是純粹推理的或幾何學的，而是一種內心的直覺的認識。他說：情感也有牠的理性而理性所不知。因此，巴氏是近代一切情感哲學，意志哲學，直覺哲學，自由哲學的始祖。

### 十 百科全書學派與盧騷

在十八世紀時法國哲學思想的趨勢有百科全書學派 (Les Encyclopediste) 如德郎北(d'Alembert) 帝德羅(Diderot) 等與盧騷的思想對立。百科全書的學者相信理性，以為科學的方法才是達到真理的唯一工具。但盧騷則極力反對，他要我們「復返自然」，以自然的原則來改造一切社會，倫理，教育。他以人類生來是良善而純潔的，但因社會生活的結果，科學文藝的進步，不單沒有改善人類的生活，返造成人心風俗的虛假；又因科學的發展智慧的進步，人類情感的真誠竟為虛假的智慧所推殘；所以他有自然和文明、情感與智慧的區別 (La Nature et la culture)。

le Sentiment et l'intelligence)。他要我們復返於情感的自然生活。他以天賦的直覺的良心，對於生活問題的判斷，是比科學的方法更正確和深刻，良心的情感的價值有無限的意義。這樣看來，盧氏的思想是主張情感主義的，直覺主義的，自由哲學。

## 十一 法國哲學思想的兩大潮流

從以上所述看來，法國哲學思想在近世開始的時候，即有兩種不同的傾向，這兩種不同的趨向到了十九世紀更加深刻化，系統化了。第一，就是孔德 (aug Comte) 的實證哲學 (La Philosophie Positive)，而黎郎 (Renan) 和登尼 (Taine)，以及現代社會學派的領袖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與李偉白倫 (Lvy-Bruhl) 等，都是一系相傳的。第二，則是由曼德比郎 (Mane de Biran) 而拉域宋 (Ravaisson) 的唯心哲學以及現代拉希李爾 (Iaouelier) 的理想主義；李努偉爾 (Oh. Renouvier) 的新批評主義的自由哲學；而至布突魯 (Emile Loutroun) 的理想主義的自由哲學；柏格森 (Henri Bergson) 的創化的自由哲學；

布郎希威 (Brunschvicg) 歷史的批評的理想主義等也是一系相傳的。以下便來敘述這兩派哲學的思想。

## 十二 孔德與現代社會學派的思想

科學的，實證的，社會的，必然的，唯實的哲學思想，在法國至孔德始集其大成。孔氏的思想是完全以科學為基礎的；一方面則以改造社會，建設社會學為目標。他由人類歷史的研究，以為人類的認識是經過三個時期；第一是神學的時期，在那時人類一切的認識，是以神的觀念來解釋的，認宇宙間種種的現象都是神力的表現。第二是形而上學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人類的認識是以本體，能力等的觀念，如精神，物質，能力的觀念，來解釋一切。第三是實證的時期或科學的時期，也就是我們的時代了。所謂實證哲學就是根據這個進化的歷史與自然科學的進步而成立的。實證哲學的根本精神，就是注重事實的觀察和實驗，以求一般現象的「自然律」用自然律來解釋事實。自然律的發現，使得科學超出簡單的感覺的事實的觀察，而預知事實的變化。自然律是普遍的不變的，在自然律和

一般的現象的事實之外，便沒有真正的認識，神學與形而上學的認識欲以神與本體的觀念來解釋的是超出自然律的認識，是毫無價值的。而且神學與形而上學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實證哲學是各種自然律的科學的綜合，由實證哲學的成立，可以代替過去的神學與形而上學。其次孔氏以爲人類社會的現象，一切政治，經濟，倫理等的現象也有相同的自然律，我們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社會是一種實在與其他自然的實在相同，所以社會現象也可以成爲一門獨立的科學，於是他創造社會學（La sociologie）。社會學是實證哲學的結論，因爲社會學的創造，人類的認識才達到統一的科學的認識。由社會學的創造孔氏的思想始得完成，因爲由社會學的創造一方面科學的解釋始達到普遍化和統一化；而一方面又給與社會改造一個科學的基礎；孔氏的思想的眞偉大就在這裏。其後孔氏有人道宗教（La religion de l'humanité）之建設，則不免含有神秘的色彩了。但孔氏的思想在哲學思想上的影響極大，自孔氏以後法國哲學思想的一大部分都有實證主義的色彩。實證主義是十九世紀法國哲學思想的一大特色和趨向

，自孔氏以後實證主義的思想更加發達；有許多思想家如黎郎（Ravaisson）與登尼（Denis）等，他們都是以爲自然科學是人類唯一的認識，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唯一的認識的方法。所以他們都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宗教史等。同時實證哲學的思想不單在一般思想界上影響極大，就是在文學方面也受到他的影響。在法國文學自浪漫主義之後，便是寫實主義的文學；這種文學是完全注重具體的人生的事實的描寫的文學，代表這派文學的領袖就是左拉（Zola）。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單把生物學，心理學，都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就是社會現象自孔氏以後也要以科學方法來研究。有許多的思想家以爲實證哲學的理論是正確的，始後人類的認識只有科學的認識才是真正的認識。自然科學的方法是認識的唯一方法，這個方法在物理學上化學上既得到極多良好的結果；就是心理學，倫理學，歷史學，社會學以可以適用這個方法的。他們以爲心理的活動是生理的動作，而生理的動作是受物理的條件所決定的；就是社會的現象和人類的行爲也是受環境所決定的。現代的社

會科學派的思想就是從這種思想中產生出來的。而代表這  
個社會學的科學的思想的就是真正的科學的社會學的  
的建設者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和李偉白倫 (Levy-  
Blonde) 以及其門人等。涂李兩氏的思想，當然不能在這裏  
詳述，（我年來在上海各大學講社會學多發揮他們的思想  
和方法）不過也可以略述之如下。

涂氏以爲過去的社會學有種種的錯誤，第一，不知社  
會的實在爲自存的獨立的客觀的物件；所以多以生物學的  
類比或個人心理的分析去解釋社會，結果不是把社會學還  
元於生物學就是把社會學還元於心理學，至此社會學便空  
無一物；而不知社會學是一個獨立的科學，社會的現象是  
超乎生物學的或個人心理學的現象的；不知社會現象有其  
獨立自存的客觀的存在和性質，而可以成爲一門獨立的科  
學。社會現象的客觀的存在是什麼呢？他以爲就是從社會  
生活所造成的社會的集團的表像 (Representation collecti-  
ve)；社會的集團的表像，就是社會學研究的唯一的對  
象。集團表像有種種的性質，都是社會的性質，如外在性  
、強迫性；至其內容分析起來則有社會制度和社會潮流；

社會制度是固定的；社會潮流則是變化無定的。人類一切  
的生活都是受集團表像所支配，就是我們個人的情感、意  
志，良心都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有絕大的勢力。第二，過  
去的社會學的錯誤，因爲不知社會現象的獨立的客觀的意  
義，所以對於社會的研究總不能免以個人主視的成見去研  
究，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學的方法；對於社會現象的解釋  
；不陷於個人心理的解釋，則入於共產主義的唯物的解釋  
等；而不知社會研究的方法應以客觀的方法來研究，即社  
會現象的解釋亦應以社會現象去解釋社會現象；申言之，  
就是以社會來解釋社會。社會學的研究要用純粹客觀的社  
會學的方法。第三，過去的社會學的錯誤，不免陷於空泛  
，不單在方法上可以看出，就是由其內容上看來，也是缺  
乏真正的系統。譬如，以爲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全體的形成  
，進化，變遷的科學；這個理論之不免陷於空洞，一看而  
知；我們雖不必否認社會的進化，然以我們現在所有的社  
會智識，又怎樣能够達到描寫這種全體進化的理論呢？一  
方面過去的社會科學，所謂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倫  
理學，宗教史等，雖有充實的內容，但又不免缺乏統一的

方法論和社會學的精神！不知其所研究的現象爲社會現象。因此涂氏以爲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應從新確定一個新的系統。他以爲社會學的研究，可分爲：一，社會形態學；二，社會生理學；社會生理學又可分爲種種的特殊的社會學，如家庭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倫理社會學，宗教社會學等。三，一般社會學。社會學的系統至涂氏遂成爲分析的研究了。以上所述是涂氏社會學的改造和原理與系統方面的理論，至其他關於倫理，宗教，認識等方面的理論只好從略了。涂氏的社會學確是社會學研究的唯一的導師。所以自涂氏之後，法國的社會學，遂成爲涂氏學派的社會學；其門人之衆多，其勢力之偉大，爲有社會學以來所未有。

李偉白倫 (Lévy-Bruhl) 也是現代法國社會學思想的領袖，他的思想是直接繼承孔德的，而一方面又接受涂氏的思想。他對於社會學的研究貢獻最大的，一爲關於倫理學方面的研究；二爲關於原始社會的心理方面研究。他以爲人類倫理的行爲是客觀的社會現象，而非個人的內心的意識，所以倫理學的研究，必然是應以社會的風俗習慣爲

對象。倫理學的研究，和社會倫理生活的改造，也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理論來解決的，過去一切所謂規範的科學是錯誤的，因爲所謂規範的科學又不是純粹理論的科學，而又非應用的藝術，所以終無所取。李氏以爲倫理學的研究，可以用自然科學的區分爲理論的倫理學與藝術的或技術的倫理學；因爲自然科學是先有理論的科學理論、而後有應用的技術；故自然的改造也能隨科學的進步而進步；倫理學現在也應當這樣；我們應以客觀的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的倫理現象，先有理論的倫理學，而後產生合理的倫理的藝術。至此倫理的科學的研究，遂完成其使命，而成爲真正的科學的倫理學。其次，他對於原始社會之心理的研究，也是以客觀的方法去研究的；其研究的結果，以爲原始人的心理表現最大的特徵是超邏輯的，神秘的；申言之，原始人的思想是非理性的非科學的，他解釋一切現象的原因是尋求簡接的，虛構的，神秘的，超自然的；真正實在的事物與傳說的或夢見的事物有相同的價值。（李氏的思想非此處所能盡述我當另爲文以論之）總之李氏亦與涂氏相同，以爲社會現象是一種實在，而這種實在應以

客觀的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以爲一切社會現象也是自然現象。

### 十三 唯心哲學的傾向與自由哲學思想

以上所述是法國的科學派的思想，也可以說是趨向於「必然論」的哲學思想的。但法國的哲學思想除此派之外，一方面唯心論的思想也特別表示一種理想主義的和「自由」的趨向，這是法國思想的第二派的思想了。代表這派思想的哲學家首推曼德比郎 (Malebranche)。

曼氏以爲科學的方法是不能認識人類心靈的活動，生理學雖有許多用處，但根本是不足的，因爲生理學的研究與人類心靈的活動沒有什麼關係。心靈活動的認識是依賴意識的努力才能達到的，從意識的努力我們可以認識整個心靈的活動便是意志。同時內在的感覺可以直接認識人格與一切創造的力量以及神的人格創造的力量。曼氏的哲學是完全以心理的直覺做出發的，所以後來法國的唯心哲學都不免有心理學的趨向。拉域宋 (Bayle) 則以爲

意志之上更有一種實在，這個實在就是願望 (H. Desein)。他以爲人類如果是能夠意欲的，就是他趨向願望的對象。由愛情我們與萬物結合。在願望的衝動上心靈便與神結合，由神的最完善的實在，萬物遂趨向於神的完善。心靈的活動是一切的實在。

曼氏與拉氏的思想影響法國哲學思想極大，但他們對於科學的自然主義還沒有什麼批評，只是把心靈生活的特性描寫出來，對於機械論和必然論，却沒有嚴密的批評。

拉希李爾 (Lachelier) 在他的歸納的基礎 (Dunfoulement de l'induction) 一書上，則更進一步的討論科學與自由的問題。他的理論有許多與康德相同的地方；他以爲我們的認識，由事實而至定律，是建設於兩個原理之上的，這兩個原理，第一，是因果律。第二，是目的律。由因果律則思想的可能性，與客觀事物的存在才確定。因爲由因果律則感覺與現象的關係才能確定，因果律是思想的可能性與現象底秩序的基礎。現象的連接的變換，就是在空間時間中的地位的連接的變換。現象就是動作，自然的必然論，是思想的必然論的可能。拉氏從因果律的研究，一

方面以爲所謂自然就是許多的動作，一切都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但歸納的原則還有一個重要的原素，這就是目的律了。因爲僅有因果律還不能保障自然的固定的秩序，要有目的律才能維持宇宙間各個元素的調和；從目的律思想的統一性才能確定；同時由目的律，則客觀的現象的存在始從抽象的存在變爲具體的存在；因爲一個現象的存在不單在時間上依賴因果而決定，然亦必需有一個整個調和的秩序的原則來確定。其實因果律僅限於現象界的範圍；但目的律則深入一切真正的存在。拉氏以爲機械論僅能適用於外界的現象，至普遍的偶然 (La Contingence) 才是事物的根本的存在。在機械論之上，有一個動力論 (La dynamisme)，一切的生命是有目的的。從動力論可以解說人類的自由，人類是有自由的，因爲他有能力理解目的，並決定一種方法來實現目的的。其實因果是現象界表面的存在。而真正的存在是目的。他以爲整個存在是生命，是自由，並不是必然。真正的自然哲學 (La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是唯實的唯一論；照這個唯心論，萬物是一個力量，而一切力量都是思想，這是拉氏的唯心論。

李努偉爾 (Renouvier) 主張一種新批評哲學 (Neo-criticism) 他以爲康德的批評哲學其根本精神是對的，只可惜康氏承認本體的存在。其實宇宙就是現象，無所謂本體。他以所謂「數目律」來證明宇宙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因爲牠有限，所以一切事物也有一個開始和終結。本體已不存在，一切又有開始與終結，所存在的只有現象界的定律，然所謂定律也不是無限的。在思想的範疇上，因果的範疇與人格的範疇，有相同的價值；因果與人格也是有限的。因此，他在心理學上主張人類有自由意志，人類的行爲是依賴個人自己的意志決定的。倫理的需要與歷史的創造，都可以證實人類意志的自由，人格的偉大。他以爲宇宙人生是自由的，所以宇宙人生也必有一個開始者，這是他的人格主義 (Personalisme) 的自由哲學。

布突魯 (Boutroun) 爲法國現代大哲，他的思想是完全一種理想主義的自由哲學，但他的思想的基礎却又完全建設於自然科學的批評上面的；他以爲所謂必然，從思想的定律而至具體的科學的定律，都沒有絕對的意義。而且我們從抽象的思想而至具體的定律，由無機物而至有機物



，由有機物而至心理的活動，思想的發生，社會的組織；其中都是沒有連貫的必然的存在。其實在宇宙中每一類事物的發見，如無機物，有機物，思想，行爲都是有新的創造的成份，爲以前的事物所沒有的。在每一類新的事物中都含有創造的理想的意義。因此，布氏以爲人類的意志，理想有無限的實在和力量，即所謂科學的自然律也有許多偶然的成份，而不是必然的，我們隨處可以發見宇宙人生的創造的價值。這是布氏的理想主義的自由哲學。

法國哲學思想的唯心論經過許多思想家的努力，及至柏格森(H. Bergson)著創造的進化論 (L'évolution créatrice)始放出異常的光明。柏氏以宇宙人生的實在，就是精神的無限的創造，這種創造他又名爲生之衝動 (l'élan vital)。生之衝動，與真時相同，牠是綿延無止，創造不息的！所以宇宙間一切新的事物遂得發展無窮。但這種生命的無窮的精神的不息的創造的成功，在人類界是科學的智慧的成功的，在一般動物界或禽獸界則是直覺的本能的成功。因此，所以人類和一般的禽獸也就不相同了。然人類因科學的智慧的發展，以爲一切接近他的，都是可以利用

的不變的，於是以為萬物皆因果，必然，機械，工具；就是生命的現象，心理精神的現象，也是相同的；現代生物學上的達爾文主義，斯賓塞 (H. Spencer) 的進化的機械論；心理學上之聯想主義，心物平行論，自然主義的機械論的必然論的哲學，都是科學智慧的結果，而不知人類的智慧根本爲生命的工具，牠對於物理現象的認識雖能得到絕對的認識，然牠如果欲以其方法來解釋宇宙全體如生命精神時，則處處都可以表現牠的無能，錯誤，矛盾，虛假，於是哲學上所謂不可思議論，懷疑論，實證主義等，只是表現智慧的無能而已。柏氏以爲智慧的認識僅能在物理界的範圍，若宇宙全體精神生命的實在的了解，智慧是無能爲力的。所以柏氏以爲欲了解精神生命的創化的意義非重新啟發由生命創化而來的存於人類精神之上的本能的直覺不可；禽獸的本能的直覺也因為應付環境的緣故，變爲機械的；至人類因爲智慧的成功，由生命創造而來的與一般動物所同具的本能的直覺却仍能保存其純粹的意義；故我們要了解精神生命的宇宙創化的真理，可以利用這種本能的直覺，先解除一切智慧的形式直接由內心的直覺，則

我們便可得宇宙創化的生命的真理。因此，柏氏提倡一種直覺哲學，生命哲學，自由哲學，以反對機械論的，必然的，自然主義的哲學。柏氏的哲學思想影響於現代人的思想生活至為偉大。

#### 十四 結論

從以上所論述的種種看來，我們可以明白自由哲學的問題，自由與必然的論據，以及法國哲學思想的傾向。由這個問題的討論和研究，我們可以了解人類思想的問題，和人類思想的趨向；以及這兩種思想的困難與兩種模型思想的不同。一方面使得我們更加瞭然人類思想的原理原則，免除謬誤的無益的思想上的爭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知道科學與行爲的相對的不同的要求。其實，在思想史上，人類的思想的確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和傾向：第一，以為實在的是：科學，機械，理智，因果，必然，自然，文明，社會。第二，以為實在的是：理想，情感，意志，偶然，創造，自由，個性，文化。因為這樣，所以人類的思想遂進展無窮，而成為人類的思想史的發展。

### 批評家勉勵一切人

孫福熙

對於一位畫家一位藝術家的瞭解，是需要全民族或全人種的力量，非我輕薄的個人所能盡知。我絕對不是批評家，因為我怕作系統的研究。我的學文學畫，只是雞零狗碎的學習而已。但最希望的，中國有藝術批評家的修養，盡力的把藝術家的或長或短指示給人，而且給人們公衆的討論。說一個人的長處，並非為這人吹打，說一個人的短處，也不是想攻擊這個人。批評的作用，在勉勵這位作家去短就長以外，最大的意義，還在於鼓勵其餘的一切人，來瞭解這藝術而走到這藝術之門去。一個藝術家本身的榮辱，是最最小的一部分而已。

世有受人吹打而結果不成東西者，並非批評者的失言；受人攻擊而仍然勇往直前者，攻擊徒喪自己的筆墨。

# 脫險

荆有麟

李青梅裝扮好，在鏡子前照了又照，看看自己身上長短不甚合適的藍布大褂，竟笑起來，說：「」

「想不到今日還要作一次聽差！」

「你這傢伙，淨是一張嘴，你在學校時，不是常說：

只要是爲社會，爲國家，什麼都可犧牲嗎？一到事實上，當個聽差都不願意了。我前天說，豫讓吞炭討飯，都要盡他的忠，你說那是封建思想，我看你才是封建思想呢。」

何愚正在擦手槍，聽到李青梅的「聽差」，以爲他又是犯了少爺脾氣，故意奚落着。

「老何這傢伙才討厭！我是說「想不到」今日作「聽差」，並沒有說不願意呀，你想：老子要是不願意，早已滾回家抱老婆去了，何必跑到哈爾濱冒險？天下那有這樣傻瓜呢。」

「所以我就不明白，你們這些少爺，放下書不讀，却要跟我們這些窮小子一塊兒幹，時時還想……」

「够了；你們倆一講話，就是拌嘴，再辯下去，連正事都要耽誤了。」王德路扣好領帶。正預備擦皮鞋，聽見他們又在鬥嘴，只恐怕和在一面坡時一樣，還要摔茶碗。沒等何愚話講完，他就回過頭擋架。

「呀，七點鐘了。快走快走！」任樹清看了看自己的手錶，以爲是應該發動的時候了，便拿起他的手杖，催着大家走。

「七點鐘還太早。那王八蛋，這時還抱着姨太太睡覺呢。」王德路因爲自己的皮鞋還沒擦亮，覺得任樹清的催促，有點對自己，便趕緊說「還太早」，以作抵抗。

「太早？難道還要等人家起來出門了，我們才去麼？」任樹清已走到樓梯口，又折了回來，對着王德路講，李青梅把手裏的打鳥帽，送到頭頂上，也朝樓梯口走，一面說：「」

「老王！不要擦了吧，今天又不是會情人，旁人誰看

你的皮鞋亮不亮呢」。說的大家都笑了。四個人算一齊下了樓。

「怎麼走呢。我是跑不動路，得坐車」。任樹清在大門口停住脚步，望着街前的車輛說。

「當然坐車，誰能跑這們遠的路呢。我看你倆坐馬車去，我倆坐汽車，時間上就可差一些」。王德路不特贊成了任樹清的主張。並說出要坐什麼車才合適。

「好，就這們辦，那我們就先僱車了」。任樹清一面說，一面在街前已響起他的尖銳的喉音：——

「馬車！馬車！南崗工司街。」

李青梅跟着王德路走向北頭汽車行。

機器同馬蹄，很快的將四人送至同一地方。但四人却並不在一處下車，汽車是停在工司街四十七號的大門口，而馬車則拐了灣，轉到工司街後身的小巷子裏去了。——雖然四人的目的，都是來找張監事長。

「珊瑚……」王德路同李青梅跳下車，按過電鈴，大門內走出一個穿藍布長衫的當差來，惺忪的眼，大約還

沒有睡足，他看着這突然的來客，身後還帶着同他一樣的當差，汽車掉轉頭正要開走，來客開口了！——

「請問張監事長在家吧？」

「什麼事呵！」惺忪的眼已經睜亮了。

來客從身邊掏出一封信。回頭看了看街上，又往前走一步，擠至張公館當差的近根，低聲說：——

「我是張作相的代表，有事要同張監事長接洽。這裏是張作相的介紹信，請你轉達一下」。

「張監事長還沒有起來呢」。

「不要緊，我在客廳等等也可以」。

來客被引進客廳內。張公館的當差。就拿走了客人的信件，上樓去找服侍「老爺」的王媽去，從門上又有了「碰」「碰」「碰」的打門聲。

張公館的當差，心想：今天怎麼成了多事之秋呢？這們早，那裏來的這些冤家？嘴裏咕嘟着，又去開了後門。

「我們是日本憲兵部的。剛才你們這進來兩個危險份子。是由奉天來的，我們要拿他」。任樹清同何愚對張公

館的聽差說明他們的來意後，又向街上的兩個警察招了招手：要他們也進來。因為是日本憲兵部，所以聽差什麼話也不敢說，只能領來客及警察，又走進了客廳。原從同一地方出來的王德路，李青梅，任樹清，何愚，他們四人。現在又會見於張監事長公館的客廳了。

「站住！不許動！」任樹清同何愚，突然掏出了手槍，却並不指着坐在沙發上的王德路，及站在茶几旁的李青梅，而是指的警察及張公館的聽差，王德路立刻站起來，將警察的槍繳下，驅他們於屋角，任樹清同何愚，竟自上樓去了。

這如青天霹靂，張家的人們，看見扣機的手槍，各個都嚇得魂不附體，除過張監事長因看見張作相的函件發現疑點，又聽到客廳裏鬧嚷，早已鎖上房門由窗口跳到後街去，其餘的；在手槍的監視下，都被驅到一個小房內。任樹清跳到每屋內去搜索。

外面，三百多名警察，已將張公館包圍了。

街上已起了大的喧鬧，張監事長跟着警察隊長住屋的四週，正在屋內搜索張監領長而不得的任樹清同何愚，

知道已露了機密，便很快的跑下樓，逼住在客廳的內被監視的聽差到大門口喊：——

「不要開槍，你們要開槍，他們就要打死我們主人的家裏人呀！」

這可使街上的警察爲了難。張監事長更爲驚慌了，托住警察隊長要辦法。還有附帶條件：就是無論怎樣解決，都不能傷他家裏一個人，於是警察隊長中陷於萬難中，轉來轉去，繞着屋子四週走，有的說：全體警察往內湧，但張監事長却怕他的客人在家內先開了槍。有的說：索與一直包圍着。他總有疲倦的時候，而張監事長，則又恐怕時間長了。他家裏的婦女們要受辱。總之？張監事長怕犧牲，一切便沒有辦法了。

忽然，大門內走出一個人來，是張監事長的朋友王之佑，因他曾經統率義勇軍打過日本軍。所以被甘心作漢奸的張監事長把他騙到哈爾濱來，就軟禁在張公館內，日裏同夜裏，除供給他抽鴉片，玩女人外，從來不許他出張公館大門一步的。雖然在名義上，張監事長還爲他活動了一個熙洽軍駐哈特務部副部長的官銜。

今天，——在這特有事變的今天，他竟大搖大擺走出了張公館的大門，站在街心的張監事長，以爲他想藉此機會逃跑，那東鐵監事長的飯碗。說不定又得打破，便在愁眉中現出苦笑，很快的走到王之佑身邊，說：——

「怎麼？老弟！你出來作什麼？」

「我原是睡的還沒起來，他們大約誤找了人，以爲我是你，便把我從被窩裏拉起來，看見不是你，才問我是什麼人，我說是你的朋友，他便教我出來告訴你，他們要一萬元，二萬粒子彈，限兩個鐘頭內繳齊，並教警察一律撤退，派汽車把他們送走，好，我得立刻回去，不然多待一刻鐘，家裏人就要吃苦了，你趕快想辦法」。王之佑講完，也不等答覆，掉頭竟進去了，這使張監事長更爲難了，一萬元固然可以籌，但送款給強盜，日本人是不能辦的，至於送二萬粒子彈，在衆目張張之下，是怎麼也不能辦的事。而況自己又沒有二萬粒子彈呢。於是又找住警察隊長要辦法。

「你可預備送同錢子彈把他們麼？」警察隊長聽完張監事長的話後，先反問。

「我那裏有？」

「還是，所以，我以爲這行傢伙，是貪得無厭的，使你把錢子彈送去，他還不走，又怎麼辦呢？我看還是讓弟兄們攻進去。給他一個措手不及，不見得就有什麼大損失。他們不是只有四個人嗎？」

「這不是辦法，不是辦法，你想全家人性命都在他們手裏，這裏一進去，他那裏就開槍。那怎麼行呢？」張監事長急得直搖頭。

「那麼；張監事長意思怎麼樣？」警察隊長又反問。

「我想：請隊長，或者另派一人也行，進去同他們商議一下，就說錢子彈都不方便，如他們要走，我們放他們走就是了。萬一不行，那怕送他幾個盤費都可以」。

「放他們走？那我們回去怎樣交差呢？」

「這倒不要緊，有我兄弟。你回去就說我放的」。

以張監事長在日本人面前的勢力而論，擔負這一點事，還不成問題，所以警察隊長聽到張監事長願意負責，自然落得不冒險。但要誰進去交涉？張監事長怕，自己難到就不怕麼？於是再將人選的困難說出來：——

「但是，誰進去交涉？萬一進去再不得出來，怎麼辦呢？」

「請隊長隨便派一個人好了，反正人家冒險，兄弟自然將來得報酬」。

問題算有了着落，錢是什麼人都愛的，張監事長雖馬上沒有拿出來，但以張監事長之尊，說話定不落空的。而且據一般警察推測，進去又一定不會有危險，所以有一個名叫程德麟的巡長，便自告奮勇，說他願意去，張監事長把要對自己家裏的客人說的話，都說給他，程德麟解下腰間槍，走進張公館。

大約是張公館的客人，怕時間延長，發生他變吧？程德麟的交涉算意外地成了功。而且還不需要張監事長的盤費，只要撤退警察，派汽車將他們送走，張公館的人物，是絕不損害絲毫的。——據交涉專使程德麟出來講。

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欣喜，立刻表現在張監事長的臉上。先派警察備汽車。但張監事長却沒有想到，這點事也會難倒他的。警察將全哈埠汽車行電話都打過了，可沒有一家敢承認這徇差。價錢是由二十元增加到一千六百元，

而回答總是：無論多少錢，他們都不去。於是又成了僵局。

程德麟仍被派為交涉代表，二次再進張公館。

張公館的客人，聽說僱不到汽車，頗現焦急，王之佑恐怕延遲下去，不會有好結果，便以他自己名義給哈洽軍駐哈特務部打電話，要他自己應該坐而實際並未坐過的第二號汽車來，這才算解決了困難，汽車到張公館後，警察在張監事長的請求下也立即撤退，大街上，只剩下看熱鬧的觀衆了。

任樹清他們那一面，看見了來車，遠望警察撤退，便即刻預備走，但又恐怕車內有玩藝兒，先教張公館的僕人坐上去，一個無動靜，又換了一個，車內依然無動靜，王德路任樹清兩個，因穿的是西裝，恐為人注目，又與張公館的僕人更換了衣裳。他們挾着為張監事長朋友的王之佑，挾着是張監事長親戚的劉一龍，一同跳上了汽車。汽車夫開足馬力，駛出了張公館，直向香坊道上奔，馬路上的觀衆，掌聲雷動了。喝彩聲洋溢至天空，風掣電閃的汽車，剎那間消沒於無形。

時間已是下午三四點鐘了。他們到香坊，那裏已有十

幾個穿便衣而帶盒子砲的人等着。李青梅最先跳下車，將他手裏拿的在張公館繳來警察的兩支長槍，交給開車夫，讓他帶回去。接着任樹清他們也都跳下來。十幾個穿便衣的，一齊擁上前。將王之佑同劉一龍團團圍住，沒等汽車轉回頭，他們已挾着王之佑劉一龍開始奔跑。左拐右轉，一會田野，一會草棚，王之佑因近幾月來被軟禁在室內，每月只是抽煙睡覺。鬧得身體大不如前了，今天突然遇着這樣怪事，雖然好奇心指使着他，使他很興奮，大胆，毫無畏懼地，要看這一幕戲的究竟，但身體到底不行了，跑了約莫十幾里路，他就昏倒在人家的臂膀中，大伙都為此着了忙，不知該怎麼好，惟有劉一龍知道最清楚，說他本來身體太不行，跑的太厲害了，當然要發昏，於是幾個穿便衣的解下腰帶結起來，把他抬着走，一直抬到了阿什河的河邊。

河邊原停着兩個民船，幾個人先把王之佑同劉一龍弄上船去。跟着任樹清，王德路，何愚，李青梅也跳進。穿

便衣的退下來，走到另一個船上去，船身就開始向水深的地方動搖，天色已漸漸暗下來。

「王先生！王先生！你怎麼啦？」何愚將手裏的葡萄酒給王之佑灌下去。復搖着王之佑的肩膀，一聲一聲喊，但王之佑還是昏迷迷。

待王之佑完全清醒，已在夜裏十二點鐘之後了，任樹清他們恐怕路上還有問題，並沒對王之佑講什麼，每日只是供給他吃喝，談開天，在聽到劉一龍說：王之佑有鴉片煙癮後，還托船戶特意上岸來買鴉片，供他吹噓，但王之佑已感到生的躍動，恐怕再吃下去，永無斷絕之一日。便極力忍耐着硬不肯吃，任樹清他們却也不相強，過了三四天，王之佑慢慢有起色，船上是有說有笑了。王之佑已猜到，自己同劉一龍被架，一定不是綁票，總有其他原故的。但因那一面不說出。自己也不便於問，就糊糊糊在船上安行着，他們是：白天休息，夜裏行船，因了種種的困難原因，以十四天的長期，才到了馮莊。

有如出籠的飛鳥，船上的人，立刻現出異樣神情來，河岸上大約是早已接到探子的報告罷？船沒靠岸，他們就



「車勃」「車勃」放起鞭炮。船上人都出了艙，站在船前揮帽子，岸上的人，越聚越多了。燈籠火把，閃着金色的光芒，照耀到水中。在萬頭鑽動中，一批一批都想向船上湧。李青梅第一個先跳了下去，接着是何恩攜着劉一龍，王德路扶着王之佑，都走下船來，河岸上更揭起不斷的掌聲與歡呼。王之佑臉上浮着輕輕的微笑，耳旁邊漾着平

素不大聽到的新奇字句？——

「歡迎抵抗暴日的王之佑！」

「歡迎解除民衆痛苦的王司令！」

「歡迎領導抗日的王之佑！」

「歡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王總指揮！」

(完)

# 葉 園

何 嘉

清秋薄露鎖輕霜。携手趁殘陽。  
為恐芙蓉謝盡，凭曲榭，惜餘香。  
風翻葉，燕飛忙，送流光。簾華落  
後，行吟方絕，對景悲涼。指僕等事

(調寄訴衷情)

# 柴霍甫對於人生的態度

張露薇譯

George Z. Patrick 作

「在那可怕的，灰色的無望底民衆前面，走過了一個偉大的，聰明的，眼光銳利的人；他觀察這所有的可怕底同胞，他以愁慘的苦笑，以溫和而深沈的語調，以臉上和心裏的憂鬱，用一種美妙而親切的聲音，向他們說：「朋友們，你們生活的太壞了。那樣的生活是很羞恥的啊。」

(註一)

柴霍甫 (Anton Pavlovich Chekhov, 1860—1904)

是十九世紀末四十年中最偉大的俄國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描寫着勝利的微笑，平凡的事實，粗野的愚妄，沉重的苦悶，發育不全的知識及道德的空虛等，實在是表現俄國日常生活的一幅最有生色的畫圖。柴霍甫未曾裝做一個說教的人，只是一個有想像力的觀察者罷了。他常以爲他並不是以作家的身分去給社會的病症開藥方，而是以有訓練的醫生底身分，去給牠診斷病症。我們如讀他對於俄國

的可怕底描述作品，我們就能聽到作者對他的同胞的懶惰和自私，以及他們黑黯齷齪的生活，愚笨、粗俗等底責罵的聲音。能深入了解柴霍甫作品的人，當可能責備他對於道德及社會的叛變。在他的作品中，我們更能看見他對於俄國下級生活的精細底批評，那種生活別人未感到興趣，也很少有知道其重要和價值。

但是像柴霍甫那樣的天才，並不是只以批評就算了事的。當他們批評而責罵現代生活的鄙卑底傾向時，他們的動作是由一種「範疇的命令」發起，也是由於不能以生存條件緩和的他們底無數靈魂之本能的需要所主動。這種需要的本身是正的，是真的；因爲牠能產生一種生活的理想，作家會觀察過這種生活，會感受到這種生活，而他以之比擬於平凡的世界。

無疑地，柴霍甫對於人類問題也有他自己獨抱的態度

體置上一層他自己的美妙諧和的生活理想底彩色。最初，只半意識的存在他的心裏；以後作者漸漸的覺醒，其雄厚而模糊的輪廓也更明白了。最後內心中堅立了一個不移的幻像。因為他把握住其真實的意義，他便寫在他的小說，而呈獻於讀者的眼前。柴霍甫描述過俄國的普通底艱難，在他的眼前，經過無數為生存而鬥爭的民衆底慘苦的悲劇。老實說，他以此悲愁的眼鏡看過極多的痛苦掙扎的人類，他曾得一個結論，說「動物的思想和行動還沒有他們的痛苦來得重要一些」。(註二)這種人類普遍的痛苦感動了他，他極力思想人類的創傷，詭詐和欺騙，而常想尋求一種基本的意義，能正規人類保存生命的需求。幾乎在他全部的作品中(包含最後的作品「櫻桃園」)，作者却表示他對於一種新的，平衡的，高貴的生活之熱烈的信仰。在他的心中，如從什麼未知的世界中來的幻像，如人生的一場歡夢的奇想，永存在着在此世界上能以實現的美妙底生活。

「未來生活的美底思想，在他所有晚年的作品中都那樣溫柔的，憂鬱地，美妙的表現着，于他自己的生活中，

也是他的最親切、最美麗的一個思想。他的人生底廣博而深刻的經驗，他的憂愁，歡樂，及失望等都表現在那種美麗的，綺促的，忘却自己的未來底他人之歡樂的夢裏。

「在三四百年中將有怎樣美妙的生活呵。」(註三)

但是，柴霍甫確不說出他的「未來生活的美」底理想的清楚而正確的概念。只在不知不覺中他表現了自己，因為他的小說和戲劇中的人物常常是表現出作者本身的思想。柴霍甫的確時時給他的書中的主人翁造相當的機會，去辯論美，去辯論此人生之目的和意義。在這樣的辯論中，常可感到這般人物的過於深刻，過於超異的思想，此種思想絕不能屬於才微有光芒的國度裏的愚笨無知的人民的。這些辯論或自己的告白，是要了解柴霍甫的氣質底一把鑰匙。

不滿意現狀的勤苦的俄國人，對於為什麼他們的生活特殊狀態的問題，一意求得相當的解決。柴霍甫的早年及晚年的作品中的許多人物一再的問這個相同的問題：「為什麼呢？」(註四)一個也沒有解答，這種難解的問題總纏擾着他們；因為人類的關係根本變到無可收拾的地步，生

命本身對於男男女女已是一個奇幻的隱謎了。

譬如說，工廠主安娜·亞基莫甫娜 (Anna Akimovna

(註五)能從牠不懂得，也不注意的事業中能得千萬盧布，

這是一樁怪事。同樣奇怪而殘忍的，是家庭的關係，(註

六)男與女(註七)及智識階級與普通人的關係(註八)，及

智識階級自己互相的關係(註九)。完全不能了解為什麼男

女所做的事情恰與志願相反，為什麼他們要互相的傾軋

(註十)。好像有一層黑霧遮住他們的眼睛，使他們看不見

人生中最重要事情，他們的近視眼只能注意於日常的瑣

事上(註十一)。很奇怪地，每件對於大有利益有價值的重

要事情，每件於他親切而不欺騙他的事情，他人却不能見

——而一切對他錯妄的事件，「他隱身而遮蔽真理的甲殼

」，却是開着的(註十二)。有一種環境的鎖環，盲目的機

運，常主宰着人生，而決定其方向和最終的命運(註十三)

，也非常的奇怪。而俄國的智識階級本來很令人起敬，思

想高超，而懷着無限的理想，但不知為什麼至三四十歲之

間，道德便壞得了不得，這也是很痛心的事情(註十四)。

這些人生的眩目底啓示，這些無知的轉變，使俄國人

的心裏充滿了痛苦和憂愁。因了良心的責備，便羞愧的低了頭，害怕人生而不敢向前去走。

少女弗拉·伊凡諾夫娜·卡琴 (Vera Ivanovna Kar-

shina)常看見他的叔母責罵僕人時，她的心裏充滿了深沈的

苦痛(註十五)。工廠主福羅洛夫 (Frolov)當姦污女人之

後，自己却感到無限的羞辱(註十六)。依麗·西琪耶夫娜

(Julia Borgoyevna)爲了金錢嫁了一個富翁，對將來反威

到羞恥和恐怖(註十七)。安娜·亞基莫甫娜也是一樣的恐

怖。她說：「你知道，我手中有一個很大的事業——兩千

個工人，我必須爲他們在神前禱去。爲我工作的人，漸漸

衰老，盲目了。我害怕如此，我害怕呀！」(註十八)黑薩

·李亞利可夫 (Liza Lyalikov)也有同樣恐怖的感覺，她

不相信她自己有掌握一個大工廠而繼承重產的權利。(註

十九)這種恐怖的感覺，在題名爲「恐怖」的一篇小說中

，表現得更其深刻了。

俄國這樣混亂的生活中，有的非常的苦痛，有的非常

羞辱，有的非常恐怖，而有的却奮力的反抗了。在「六號

病室」中，伊凡·米特別支 (Ivan Dmitich)就是反抗着

的。在「蓋西夫」(Guev)中，作者繪了一幅「生氣勃勃的反抗」底畫圖——是白維耳·伊凡尼支(Pavel Ivanych)。他向蓋西夫說：「你是弱小可憐的人，但是我使和你不同。我的眼睛睜着，我看人生如老鷹看大地一樣的清楚，我一切都了解。我是一個活躍的反抗者。我看見不可忍的專制——我反抗。我看見偽善和假道學——我反抗。我看見豬的勝利——我反抗。……我不能受壓迫，那一個西班牙法官也不能不讓我說話。……」(註二十)

假若人生是不可忍受的奇幻，假若人生只是常久的苦痛悲慘，假若人生使一些人恐怖又使一些人反抗，很顯然地，一個人不能再繼續那樣的人生，而應當使之停止。獸醫伊凡·伊凡諾維支曾聽過希臘哲人比里可夫(Belikov)的故事，他說：「你看見，聽見他們說謊，他們說着這些謊話，而却稱你是個傻子。你忍受着人家的侮辱和揶揄，而不敢明白說出你是站在誠實而自由的一邊，你也說謊，自己會意地微笑着；這一切，只不過是爲了一塊麵包皮，爲了一塊安身地，爲了在鄙污狹小的事業中尋得一點小小的位置。不，人不能就這樣的生活下去。」(註二十一)

然而，假若那樣一個生活是不可能的，人又怎樣的生活呢？應該做什麼呢？應該向那裏走呢？柴霍甫的人物，對於這些問題却沒有若何的回答。他們之中有的夢到一個奇異的人生——美妙而有歸宿；但是，那只是一個夢而已，因爲他們既沒有正確的觀念，又沒有固定的目的。同時，生命也不久待，他的忍受的苦痛却變成不可救藥的疾病了。爲什麼人要那樣的受苦呢。究竟缺少了什麼呢？當他們與現實接觸時，能給他們道德上的滿足及內心的和平的是什麼呢？在柴霍甫的許許多多的作品中，只能找出幾段是解答這些問題的。

「人的最高底職司是精神的活動——永遠對真理及人生意義的追求……他只能以宗教，科學和藝術去滿足……當科學及藝術是真的時候，他們不以暫時私人的歸宿爲目的，而以永遠的，普遍的爲終極——他們追求真理及人生的意義，他們追求着神，追求着靈魂。」(註二十三)

我們覺得這「藝術家」也不過是柴霍甫的口頭禪，因爲作者自己並沒有若何特異的生活。柴霍甫自己不是會尋求人生的一個基本底意義，(別人也是如此)，去燭照人

類靈魂的尋求嗎？在宗教上，在藝術上，甚至在科學上的

精神的或知識的活動，柴霍甫以為是安慰人的一件東西。

一個人應該向這個崇高的目標走，向那精深淵博的路上走，不要自欺欺人，防害別人的自由和快樂；人特別應該有若干知識，幫助學習的人做一切可能的工作；那就是說，幫助一切尋求真理的人們。（註二十四）

爲了達到此種崇高目標的方法之一，小學及公共圖書館是感覺到不够用的，根本相差得很遠。建設將來生活及實現最高目標的真正底基礎是要從圖書館教育中得到的，是要從大學學院的訓練中獲得的。這種思想在「小窗的屋」中表現得最好。

藝術家向黎達說：「初級的教育，當一個人除了公事的記號及他們偶然看到不能了解的書底時候，——那種教育自魯瑞克（Rurik）便在我們之間存在了；郭歌里（Golov）的皮特洛斯基（Petrushka）便是個讀了很久的物；而且當材莊仍在魯瑞克時代的時候，已經有了此種教育了。所需要的東西並非是初級教育，而是能使精力有廣濶發展的自由。所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小學中學，而是大學

呀」。

柴霍甫的這種普遍的大學訓練之理想，好像是很奇特而不着實際。在那樣大多數人多無識無知的國度裏，在那樣最低限度的普遍初級教育計劃，尙未實現而只有很少數人受過中等教育的地方。一個人怎麼能談那樣的教育呢？在那種情況之下，柴霍甫要俄國人受最高等教育的理想，不就是一場春夢麼？是的，在柴霍甫的時代只有灰色的，鄙卑的，醜陋的，愚妄的人生，那的確祇是一場春夢。但是他的許多同時代的作家却希求着一種另外的人生，他們夢想着「神聖而美妙的人生」，能盡力的活動。柴霍甫也有和他們一樣的思想：他也夢想着完美的未來，至於「未來生活的美」，他就完全依靠在普遍的高等教育的夢裏。「我們必須讀書，讀書，讀書，……」在「我的生活」中的布拉哥夫（Bragov）就這樣說，「我們的職責是讀書，盡是的吸收知識；因爲真的社會運動發生於有知識的地方，將來人類的快樂也祇基於知識呵。」（註二十五）

如依「三姊妹」中斐希寧（Verhina）的意思，如果我們要佔勝周圍無際的黑黯，我們必須比我們父親，祖

父等觀察得更多，知道得更多。在「訂婚」一故事中，莎莎 (Sasha) 促使着奈提亞 (Nadya) 到大學去讀書，告訴她說：「祇有高明而神聖的人才是有趣味的，我們只要希望着做那種人。那種人愈多，天國降臨地球上愈快。」

如此，柴霍甫是讓人做精神的活動，讓人繼續不斷的追求真理和人生的意義。他相信精神活動情態之一的科學是能去得到真理，了解人生的目的，所以，很需要永遠增加尋求真理的旅伴。

在柴霍甫的作品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雖然在大學中受過教育，而也單調的，無意識的生存着。例如，「三姊妹」中的琪布德金 (Chebutykin) 「在家中」一篇小說中的奈斯查波夫 (Neshchapov)，「伊華尼」(Tonio) 中之斯塔西夫 (Starkev)，「凡尼亞叔父」中的教授西里布來可夫 (Serebryakov)，「無名的故事」中的律師皮加斯基 (Pekavsky)，「丈夫」中的官員沙里可夫 (Shalikovi)，「決鬥」中的會計拉耶夫斯基 (Layevsky)，都是。這些人的生活，都是亂七八糟的，都是很空虛的，每天的行動根本和未受教育的人們一樣。我們讀到這些生活的描述的時候

，我們就常可聽到柴霍甫自己的聲音：「這樣的生活多麼可恥呀！」

這種沒落的生活能有兩種解釋：或者是大學教育使這些失望，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或者是外面有強有力的引誘，使之他們爲了生存的鬥爭而不能不沒落。的確在大學教育中有所期望的人，除了亂七八糟的材料以外，簡直就無什麼可得；他們不能抬頭看看最高的目標，也不能追求真理和人生的意義。正如拉耶夫斯基坦白的話所說，大學祇是爲那些裝面子的人們預備的，他們在那裏幾乎什麼都不讀，而且更忘記了他們以前所學的東西；大學的時代對於他們只是一種很討厭的東西罷了。另一方面，還有一般男女，在他們的靈魂裏，高等的教育使着他們更愛護知識和真理，但是他們和其餘的一般人一樣，爲生活所逼，不得不陷於悲慘的境遇裏。

教育應該喚起人的愛美，愛諧和的心，應當使他反對一切鄙卑醜陋的行爲；使愛好活躍的生活，而討厭懶惰。「三姊妹」中的瑪莎 (Masha) 說：「一個人應該知道他爲什麼而生活，否則，則是完全胡扯，而消費了大好的時

光。」人們常因為他們沒有生活的目標，而苦痛，而煩惱。每一個自覺的人類都應該知道，他是為什麼而生活着，否則他的行動思想一定矛盾，根本不能嚴重地追求任何的目標。的確這是很對的。精神的力量及實際的行動只在那樣愛生活而知道生活的價值底人的身上，才能得到最完全的發展。假若他們沒有目標，不希望從人生中得到什麼，他們就沒有什麼行動，處處只是委曲求全的生存着罷了。那末，那種人的生祇是「胡扯，而消磨大好的時光」，也不是什麼人之人驚異的事情。在另一方面，愛他的工作的人，又有怎樣偉大的力量呀！「黑和尙」一篇小說中的伊格·西門尼支 (Egor Semionch) 說：「成功的整個的秘訣不在有一塊廣大的田園，也不在僱用勞動者衆多，而完全在我喜愛工作。你不知道麼！我愛牠或者比愛我自己還利害呢」。

在這些話裏，你就可以看出柴霍甫怎樣地努力提醒人們，讓他們愛惜生命和工作。在作者的筆下，人生的本身就喊出來了，要有目的佔一相當的地位，使人類之力量能以分配得最好。

自由的教育教人有目的的生活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世界。他們對於人類的苦痛不能再痛不關心，受高等教育的人應該有一種敏感，既要了解自己的苦痛，又要了解他人的苦痛。他們不能合上眼睛不看週遭的世界，他們常常要注意，勉強和他的同胞的不幸有任何不快意的接觸。那種自私的神情，很使柴霍甫非常的憂愁。他的小說「不幸」却是一例，其中正表現那種生活對於他的思想及感情底重大的影響，使他與別人只有冷酷無情的關係。當車夫伊奧納·波達坡夫 (Iona Potapov) 失掉了他唯一的兒子，當他的心裏只有痛楚悲哀充滿的時候，聖彼得堡的偌大的城市裏就沒有一個人要聽他的悲慘底故事；他不能單獨的生活着，只好把心寄托在馬的身上了。

「這種不幸又回到他這裏來，他的心比往次更猛烈的撕碎了。伊奧納的眼睛帶着一種迫切而苦痛的神情向街路上前後擁擠的羣衆不住底望去，他能在那千萬人中找到一個能聽他的故事的人麼？但是，這般人們却忙着跑，一點也看不見他的不幸……他的不幸是無限的，沒有法子量一下子。假若伊奧納的心發熱了，他的苦痛都流出來，那一



定能淹溺了整個的世界；然而，這是沒有被人看見呀！

一。

伊奧納也並不是唯一的經驗到人們的無情底人。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也告訴我們，當他聽到祖父逝世的消息的時候，他感到要找個什麼人說出關於她的事蹟，說出她是怎樣的仁慈，她是怎樣對於任何人都非常好的母親。可是，高爾基說：「我帶着這種悲哀的企望有好久的時候，但是沒有一個人來聽，所以，默默中，牠焚燒過去了。」許多年之後，當他讀過柴霍甫的「奇異真實的故事」，「不幸」，高爾基回想到他的過去苦痛單獨的時光，身邊連一隻狗一匹馬都沒有，甚至他連和他工作的麵包舖裏的「相好」的老鼠，都不能道出心中的一點憂愁。

一個人不能得到一個人去訴出自己心中的苦痛，這是很使人感覺到恐怖。而且，失望的單獨的意識常在人生上生出惡劣的影響。他對於別人的關係上變做虛偽和欺騙：他不說他要說的話；他待他的隣人非常的冷酷，盡力的去解脫一切的麻煩。人只有想到自己，而做一切不道德的，鄙卑的行動。大家誰也不相信誰，這種失掉了信心情態

，即同時培養了人生中的虛偽和欺騙了。

但是，我們知道，在許多時候，一句慈愛的話，一點同情別人和憐憫別人的表示，無論在精神上或在肉體上，總比一個專門醫生的醫藥還有效力得多。柴霍甫把這種慈愛的力量表現在「醫生的拜訪」裏，陳述黎薩 (Lissa) 如何的心身俱病，而聽到醫生科洛列夫 (Korolev) 的溫柔的話，常比較吃千百瓶藥水好些。

痛苦教訓了人。牠給他們經驗，但是牠也常給他們無限的苦辛。假若一個人得不到一點的同情，假若他週遭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不注意他的悲哀或是他的希望，他也漸漸要對於人生冷淡，對於自然的和美都感到了討厭。這種人生的趣味和熱誠底人，就不能有什麼歡樂，就不能再賞鑒什麼美了：對於他的環境也沒有什麼正確的反應，只是有呆笨，愚妄，他不能找到一點美的味道。

的確，美是產生而浸濡自然及人類的靈魂。柴霍甫知道這一點，遂描寫出美的神秘底力量。讓我們看看他的美麗的草原，那有牠自己的生命；牠能呼吸，能思想，也能歎息。

「在無限大，無限深的蒼空中，你不能在晚間有月亮的時候，想到大海及草原的觀念。那真是荒涼可怕，牠疲憊無力的向下望，那樣荒涼的甜美很使人頭暈。」

「你乘馬跑一點鐘，一秒鐘……你在路上遇見一個安靜的古墳或是鐫着名字和年月日的石碑；一隻夜飛的小鳥無聲息地在大地上升飛；漸漸地那些草原上的銘記，變小了，你會遇見過的人們底故事，草原上幾個老嫗的趣談，以及你會看見而又記在心裏的事情，都跑到你的心上來了。於是，在昆蟲的叫聲中，在迷離的形象中，在荒墳中，在蒼碧的天空中，在月光中，在夜鳥的飛翔中，在你看見聽見的一切事物之中，勝人的美，青春，力的充實，及人生底情感底渴求都漸漸地顯明了，靈魂早升到了天國，真願望着同夜鳥在草原上來回的飛翔了。在美的勝利中，在快樂的逍遙中，你會感到悲愁，草原知道她是孤寂的，知道她的財富，她的靈感却為塵世消毫！就不為人歌頌了，就不為人渴求了；你從快樂的歡笑中，你很難聽到她咒咀地，無望地，在喊叫着歌者，歌者！」（註二十六）

美已在自然中表現出來，但是人們不關心她的溫柔，

很少人注意到她。他的一切的思想和感情都是以他自己為中心。他只是在凡俗的漩渦中打轉，根本不了解人生是什麼，也更不了解自己；漸漸地他取得了小資產階級的趣味，完全不能把握住人生的真意義。

美麗的體格，也就是顏色及形像的諧和，已給柴霍甫很深的印象。在他的「美」一篇小說中，就是表示了這一點。

「我疑視着一個女郎，她送給我一杯茶，正好像忽然來了一股不知什麼勁兒的風，把塵世的灰土煙雲的印象都整個的吹了去。……」

美在人生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能有使苦痛的人快樂的力量；能使減少幾分自私心，而使之得到一種沉思的藝術。人從美中體驗出一種聯合的意識，一種諧和的感覺，可以使人去做一個真正的人。

柴霍甫夢想到「未來生活的美」，那正是與他的時代底社會情景相反的東西；他非常的苦痛，因為生活和民衆都不能給他那種超逸的情緒；那種情緒是從日落日出，草地森林，江河湖沼等所謂「無邊的鏡子」中體驗來的，都

是自然的惠賜。灰沉而冷酷，愚妄而可怕底悲慘的俄國人民生活早遮住了他的眼光，不能看到一切美妙歡快的事物。柴霍甫告訴他的同胞說，要他們撕碎了他們的生活底討厭的外套。他向他們不住的訴說，指給他們到光明的路往，指給他們良知的的生活，告訴他們去尋求真理，和人類互相的愛情。他永遠不倦的訴出羣衆的生活這「比家畜兒壞」，他極力指出俄國這樣的情形是因爲缺乏個人的自由，及缺乏下層階級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他常常懷着一種普及教育的觀念，那能在可怕的情況中「吹掉了灰塵」，能清淨了靈魂，使人都生了詩的翅膀，在空際無限的逍遙。

柴霍甫對於人生的態度，就是一個永遠尋求真和美的真正藝術家的態度。他永遠渴望着「未來生活的美」。他很相信在三四百年間，人的智力會開了花；平常人都都能感到什麼是美，每個人都能鑑賞她的溫柔 and 意義。

註一：見高爾基「柴霍甫回憶錄」

註二：見「我的生活」。

註三：見庫丁林 (A. Kuprin)：「柴霍甫回憶錄」

註四：如「種痘和鴉片」，「賊」，「園中人」，「蘋果」，「貴人者」，「石龍子」，「以守」等篇。

註五：見「女人國」。

註六：見「丈夫」，「尖舌」，「妻」。

註七：見「亞利凡」，「三年」，「兩個佛洛亞人」。

註八：見「我的生活」，「小窗的屋」，「農人」等篇。

註九：見「決鬥」。

註十：「羅斯琪爾的提琴」。

註十一：見「新墅」。

註十二：見「帶狗太太」。

註十三：「海鷗」。

註十四：「伊凡諾夫」，「無名的故事」。

註十五：「在家中」。

註十六：「醉酒」。

註十七：「三年」。

註十八：「女人國」第三章。

註十九：「醫生的拜訪」。

註二十：「蓋西夫」第三章。

註二十一：「園中人」。

註二十二：見「可怕的故事」，「在家中」，「主教」，「決鬥」，「新墅」，「六號病室」，「伊凡諾夫」，「海鷗」，「三姊妹」，「凡尼」，「叔父」，「無名的故事」等篇

註二十三：見「小窗之屋」(Constance Garnett 女士英譯本，作「一個藝術家的故事」)。

註二十四：見「櫻桃園」。

註二十五：見「我的生活」第四章；又見「墨和尙」。

註二十六：見「草原」第四章。

八月廿日於清華園。

# 現代英國戲劇

張志澄譯

笛肯生 (Prof. Dickinson) 著

## 第一章 早年的維多利亞劇場

命運中注定，把第一個近代戲劇家公之于世的劇場，常要招受失敗底譴責。錫德尼 (Sidney)·愛迭孫 (Addison)，和哥德史密斯 (Goldsmith)，雖然生在不同的時代，對於劇場底卑陋莫不一致痛惜。到了十九世紀，我們又找到擺倫 (Byron)，他把英國戲劇中德國學派之譴語，雙關語，和假面滑稽加以檢查以後，喊道：

當這些東西流行着的時候，  
對於我們的自誇的舞台之衰落能不傷悼。

二十年以後，到了一八一九年，喀萊爾 (Carlyle) 寫道，「非但如此，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間，我們英國人不是每天

聽見說戲劇是死掉了，或是陷入了不死不活的狀態；而那些療治的人們不是都在診察着這個病症，并且每週，每月，每季都在無效地提出他們的救濟方案？」

從喀萊爾時代直到此刻，英國的劇場無時不在普遍的譴責之下存在着，可是那劇場仍和任何其他的國民機關同樣活躍，當維多利亞即位的那年，馬克里狄 (Macready) 正在主持着一家公司，這個公司可算是詩劇底最後擁護者之代表，栗董 (Lytton) 和羅伯勃勞寧 (Robert Erving) 底最初的劇本就在那年開演。在那位偉大的皇后底統治時代，馬克里狄，部栖科 (Boicault)，查理士岐因 (Charles Kean)，斐爾普斯 (Phelps)，班克洛夫夫婦 (Annette and Gilbert)，羅伯特生 (Robertson)，吉爾伯特 (Gilbert)，和厄貢 (Iring) 等紛紛起來對於英國戲劇史作相當的貢獻。當她還沒有薨前以前，錫德尼格藍狄 (Sidney Gray-

ndy)，亨利亞塔爾（Henry Arthur Coates），和亞塔爾文比內羅（Arthur Wing Pinero）已經把在歐洲大陸上風行的各種運動介紹到英國來，而在社會構造上面，戲劇藝術已經發生了一次徹底的革命。

在維多利亞皇后時代所研究的第一個戲劇上的問題便是獨占問題。卡芬特加登（Covent Garden）和德魯立雷因（Drury Lane）兩家特許的劇場對於許多英國名劇底排演權底獨占，追溯到查理二世時代重開劇場的時候。在一八四三年，曾經通過一種救濟的條例，依照這種條例底規定，從那時候起，政府對於英國境內一切正式的劇場都要予以平等待遇。這一八四三年的條例乃是在一八三二年開始的一幕議會活動底最後一句話，因為那時候愛德華爾術（Edward Bulwer-Lytton）新任了國會議員，他便動議要把那些和德魯立雷因和卡芬特加登和亥馬刻（Haymarket）諸劇場相形見絀之未經特許的劇場底地位提高。這一幕議會活動底本體也祇是一段經過一百七十五年之久的歷史底末頁，在這段歷史中間合着的便是未經特許的諸劇場為反抗被特許者底獨占權而從事之漸次劇烈的鬥

爭。

關於那更正的條例還沒有通過以前的劇場情形，最好把牠分作法律的情狀和實際的情狀來觀察。在一八四三年以前，英國祇有三個劇場在法律上准予排演莎士比亞（Shakespeare），波蒙（Beaumont），和夫勒拆（Fletcher），孔格雷夫（Congreve），奧推（Otway），以及其他舊戲劇家中間許多人底合法的國民劇戲。這些劇場便是在一六六二年開放劇場的時候由查理二世特許設立的德魯立雷因和卡芬特加登，以及在亥馬刻的小劇場（Little Theatre），這個劇場底特許狀是可轉換的，第一次是在一七六六年發給撒母耳佛特（Samuel Foote）。這些劇場被稱做大劇場。因為牠們對於許多合法的戲劇具有獨占權之故，一切被稱做小劇場的其他劇場便以表演音樂，滑稽劇，以及各種雜項娛樂為限。為區別合法的戲劇和被小劇場所排演的戲劇起見，在法律上曾經有過重大的努力，而最後便決定凡是小劇場所演的戲劇應以附有音樂者為限。

在牠底幾條重要的原理上看來，那種法律是十分清楚的，但事實不斷地發展出來，致使法律底管理陷于困難。

那些特許的劇場本是被查理二世在一個人口不滿二十萬的城市中間設立的。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倫敦已經成爲人口幾及百萬的都市了。爲適合觀衆底新要求起見，那些經理便把他們的劇場這樣擴大，使牠們僅能供偉大的表演之用。同時，那些小劇場正在漸次發展而變成非常通俗。在東市抄 (East End) 和四郊，這些劇場已經由十八世紀的娛樂場——由服克斯和爾和美立勒達加登 (Vauxhall and Marylebone Gardens)，由阿斯特力和薩力加登 (Alders and the Surrey Gardens)——發展出來。當牠們的營業發達以後，牠們的設備也同時改良；十九世紀初葉的奧林匹克 (Olympic) 和阿德爾斐 (Acalphi) 等劇場已經和那些特許的劇場相匹敵了。起初，這些劇場所表演的僅以音樂，手勢劇，滑稽劇，和獸戲等爲限。第二步便是在這二種等級不同的劇場間彼此交換表演，即那些特許的劇場先從小劇場方面輸入一些滑稽劇和獸戲去在牠們的合法的劇本底各幕中間插入表演，而那些小劇場也就排演莎士比亞和高尚的喜劇以資報復。

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受保護的劇場底地位更降低，而

那通俗劇場底地位便增高了。雖然在極不利的形勢之下進行着，那些小劇場仍然努力去供給若干精美的表演，並且去產生若干好的演員和許多戲劇作家。那些特許的劇場已被法律上的鬥爭和大規模的表演所因而陷于貧乏。這種情狀所生的最重大的結束，便是混亂狀態底釀成。介乎特許的劇場底景色劇和較優的小劇場底新鮮的鄉土劇之間，那真正合法的戲劇便一蹶不振了。劇場事業便捲入了詭避和嫉妒之中，人民對於劇場之國民機關底性質和合法的舞臺之傳統所應有的尊敬便掃地無餘了。從這時候起便發生了二種運動，即浪漫的傳統之消滅和劇場之興起。

一種決非議會的動作所能單獨矯正的狀態已經呈露了。在一八四三年，議會中通過了解放劇場的條例。於是，本來由詭避所造成的混亂狀態，便一變而爲由新獲得的自由所造成的混亂狀態。在一八四三年以後的二年中間，經營着那二大劇場的公司便在那些小劇場中間分散了。對於國民底戲劇之較好的標準不加維護而把劇場貿然解放，便顯出英國議會對於戲劇藝術之忽視正和以前把劇場底特許權繼續的時候毫無二。因爲這正是一個機會去設立永久

的國民劇場，藉以充當傳統底保護者和藝術底訓練所。但這樣的事情一點也沒有做。一切劇場都站在同一平面上執着牠們所有的武器互相決戰。喜劇和詩劇也和趣劇和諷刺劇同上了戰場。元首對於戲劇所餘的唯一的興味，便是在于一種含有摧殘意味的支配權之繼續。那些娛樂場不得不仍在不規則場所底名稱之下存在着。御前大臣 (Lord Chamberlain) 底劇場檢查底職務重行恢復，而且增加了力量。這些情狀所生的若干直接的結果，曾被一位作者在一八七二年一月出版的季刊 (Quarterly Review) 上面指出來。『許多公司必然地停閉了；許多本可以漸次鍛鍊而成爲優秀人才的演員，因爲擢升到了迥非他們能力所及的位置，便慘遭失敗了；每個演員對於他自己便是一種法律；藝術底傳統業已失掉，舊劇場所賴以卓越的規律已經摧毀了』。

在一八四四年，普隆社 (J. R. Planché) 曾替亥馬 (Hobbs)，在這篇論文中間含有如下的幾行：

坡細亞 我說你可以在你所喜歡的地方自由表演，不再爲被特許者所牽制。

戲劇 快樂的日子呀！那麼我仍然可以繁榮着！

判亦 可以——啊，那是有意思的。

讓我們來希望你繁榮。

此刻就可以爲你降臨一個時代，法律將讓牠降臨，

而判亦竭誠地希望你把牠獲得。

可是這樣一個時代並沒有降臨，接着便是一個劇場底沉寂時期，經過二十年之久，自一八四一年宮主劇場 (Princess's Theatre) 底成立直至一八六六年，倫敦沒有建築過一個新的劇場。卡汾特加登劇場在一八五六年燒却，而在再建以後便改演樂劇了。馬克里狄在一八四九年告退。祇有斐爾普斯和歧因在莎士比亞底劇本上面獲得了成功，後者底成功是因爲採用了不少繪畫上的要素的緣故。演員和戲劇作家底狀況並沒有進步。巡迴制 (Circuit system)

底層演員和著作家方面招受很大的損失，這個制度直到一八六一至一八七〇年時候才被新集中制 (New centralized system) 所繼承。挪威支 (Norwich)，布里斯拖 (Bristol)，巴斯 (Bath)，林肯 (Lincoln)，約克 (York) 等戲場不再去維持牠們的基本演員底巡迴，在這些巡迴演員中間也許含有首都未來的明星呢。當一個較好的營業制度遲遲不出現的時候，演員和著作家底生涯都是很不幸的。『女校長和女教師，女店員，女裁縫，廚娘，婢女——你們的疲勞和一個女優比較起來是什麼樣呢？』羅伯特生 (T. W. Robertson) 這麼寫着。著作家底境况也不相上下。這時候的戲劇作家沒有一個能够單靠著作過活的。諾而——(Knowles) 除了是個戲劇作家以外，同時又充當教員，傳道者，和字典底編輯者。答格刺士澤洛爾德 (Douglas Gerrold) 以每週五鎊的薪金担任編劇，而他的黑眼蘇三 (Black-eyed Susan) 一劇底售價為七十鎊。帶溫部栖科 (Dion Boucicault) 告訴我們說，因為一個經理以五十鎊去買一篇譯稿較之以二百五十鎊去買一篇新出的劇本為廉，所以在劇場中服務的都是些貧無立錐的著作家和翻譯家。

劇場底卑陋又從民衆的評價中間反映出來。在一八三二年，一個議會中間的委員會這樣報告，說他們發現『民衆對於劇場表演的口味』已經大大地減退了。這個低下的標準是代表一切階級的。當馬克里狄在卡芬特加登初次試演古典的悲劇的時候，維多利亞皇后正在屢屢在福德魯立雷因去替那些獸戲捧場。那些藝術家、批評家，和文學家對於劇場的態度，不是憎惡便是擁護。喀萊爾把戲看做是一種詐術，因此企圖把機械的方法去替代詩的天才。其餘的作家一進了劇場便把他們的口味征服。納斯欽 (Nesbitt) 對於任何戲劇都要讚美，甚至是耐爾茲 (W. G. Wills) 底克勞第恩 (Claudian) 迭更斯 (Dickens) 底寫劇本底試驗是人所共知的。關於塔刻立 (Thackeray)，人家講過他一段故事，即當他和愛德華菲次澤刺德 (Edward FitzGerald) 同進劇場的時候，後者覺得非常不快而要立即回家，但塔刻立喊道，『上帝呀！那不是很壯麗麼。』世紀中葉底社會改革底熱忱，如民權主義 (Chartism)，大學底擴充，基督教底整頓等的要求，對於改良公衆娛樂的社會的關鍵還沒有找到呢。



爲了這樣的情形，維多利亞時代前半期的劇本就寫出來了。爲觀衆所擁護的戲劇大概可分幾種呢？一切的戲劇都被三種條件所支配。第一，浪漫主義，雖然牠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仍然把戲劇——不論是散文的或詩的——底動機以及公式和人物繼續供給。第二，平常的經驗上的興味開始把幻想上的理想的興味逐出。第三，法國的戲劇作風又開始興盛起來。

在這三種條件之下 由一八四〇至一八六五年在劇場中流行的戲劇可分六種。

一，詩劇，(Verse Plays) 少數的詩劇是以希臘底古典的傳統和法國的悲劇爲根據的，但大多數都是繼承依利薩伯時代的悲劇和喜劇底典型。

二，麥羅劇，(Melodrama) 這些戲劇最初在小劇場中排演的便是德國科策部派(Kotzebui school)的麥羅劇。在世紀底第二季更從法國流入了歷史的麥羅劇，成爲浪漫運動底一條支流。這些戲劇是在大劇場中表演的。

三，諷刺劇和狂歡劇，(Burlesque and Extravaganza) 在十八世紀從意大利的典型中間發展出來的樂劇(Operas)。

如果和小劇場中所演的諧劇(bucolletta)聯綴起來，就產生了諷刺劇，當這種戲劇漸次風行的時候，牠就加上了景色的要素而成爲公平劇(fairplay)和狂歡劇。

四，鄉土劇，(Domestic Drama) 悲劇底地位，此刻大多被中產階級底鄉土劇所替代。這種戲劇是起源于十八世紀的寫實的悲劇和鄉土的喜劇。屬於這一類的，便是鄉村劇(rural play)，航海劇，(nautical play)，和賽馬劇(raiding play)等。

五，高尚的喜劇，(High comedy) 當鄉土的題材和感覺的表現漸漸引起一般人的興味的時候，高尚的喜劇便趨于衰頹。在斯克里布(Scribble)底許多工細劇(well-made plays)底翻譯和改譯中間，高尚的喜劇重復出現，但實際上牠的內容已經屬雜了。

六，滑稽劇，(Farces) 替代着高尚的喜劇而興起的，我們此刻找到了獨幕的滑稽劇，這種戲劇是在大劇場中間充當一種啟幕表演，或是在音樂場中間充當一種雜項表演。在十九世紀第七旬中間，滑稽劇便擴充到下三幕。

在諷刺劇底流行中間，可以找出早年的維多利亞劇場

底一種健康的標識。在上述各種戲劇中間，諷刺劇最能把一種對於當時的生活和藝術的反動直接表示出來。從歷史上說來，諷刺劇底動機可以追溯到英國初創樂劇的時候。

一七二七年在一個叫做林肯底旅店地 (Lincoln's Inn Fields) 的小劇場中間開演的給(Gay)底乞兒的樂劇 (Beggar's Opera)，便是「爲譏笑附有音樂的意大利戲劇而寫的」。滑稽樂劇 (burletta) 由意大利字 burlesco 得來，意即嘲弄，取笑，戲謔。本是喬治二世時代含有二十五條條文的那個條例所明白許可的娛樂形式，這個條例同時又對於小劇場中的音樂表演准予發給執照。當諧劇被介紹到美立勒達加登的時候，牠就變爲非常風行而致合法的戲劇爲所脅迫。

諷刺劇雖很膚淺，也具有牠們的特點，即牠們都含有社會的和藝術的註釋底要素在內。諷刺劇底流行，便表現人們一面雖然希望去娛樂他們自己，而同時仍保留着他們的判斷。人們對於他們自己的狂妄都要發笑，都要把事情底各方面轉過來，而從一面顛倒的鏡子中間去觀察固定的秩序。舞台底大部份果然是被虛偽的感情，感覺主義，麥

羅劇等所支配，但這些戲劇都要譏嘲虛誇而追求快樂。好幾篇諷刺劇由普隆社底少年時候以迄吉爾柏特時代都在舞台上充塞着，就爲了這樣的理由。

諷刺劇底主要特徵，便是用言過其實的方法去譏諷一件藝術作品或一種風俗底題材。所以諷刺劇所涉及的不是一篇劇本或一冊書籍，便是一個人或一羣的人。但這些東西所以受攻擊之故，大多是爲了牠們的虛偽或驕傲的情緒。十九世紀的大批的諷刺劇所提及的，都是在浪漫小說中間和舞台上所含的陳腐的故事。浮士德和馬葛利特 (Faust and Marguerite)、薩福 (Sappho)、安多尼和克利奧佩特刺 (Antony and Cleopatra)、帶多 (Dido)、洛賓呼得 (Robin Hood)、奧蘭多佛里奧索 (Orlando Furioso) 等的故事，以及莎士比亞底許多劇本，都是被譏諷的。諷刺劇底基本規則便是譏諷底主要規則：去找一件被尊重的東西而加以嘲笑；去找一件被承認的東西而加以否認。神怪論被破壞了，而或然性也被顛倒。男子戲弄女子，而女子也戲弄男子。懦夫戲弄英雄，而勇士變成了懦夫。這一切都在惡劣的韻文中間表現出來，同時更使用大批的雙關語，

佐以歌舞，而且含有強烈的獸性。有許多初期的諷刺劇都沒有經作者簽名。在後期的諷刺劇作家中間，主要的便是法蘭西斯托爾斐德 (Francis Talford)，帕爾格累甫辛普孫 (J. Pa'grave Simpson)，柏喃德 (F. C. Burdard)，約翰布魯安 (John Brougham)，威廉布洛 (William Brough)，和擺倫 (H. O. Byron)。

較諷刺劇為高尚而同樣風行的戲劇，便是狂歡劇。這種戲劇底創造者普隆社把他稱做是「一個含有詩意的題目之奇妙的描寫，而和對於一種悲劇或傷感的樂劇的諷刺描寫——正當的名稱便是諷刺劇——顯有不同」。狂歡劇通常是以一篇詩歌體裁的神話為根據，同時復佐以精美的佈景和舞蹈，而結局則為一幕「大轉機」。一八三六年在奧林林比克開演的普隆社底挽髮的立基特 (Riquet with the huff)，便是一篇初期的狂歡劇。屬於這一類的戲劇，尚有同一作者底睡美人 (Sleeping Beauty) (一八四〇) 和金羊毛 (The Golden Fleece) (一八四五)。阿爾伯立 (Albery) 底奧立安那 (Oriana) 地球 (一八七三) 便是後期神怪的狂歡劇中間最佳的作品之一，而在部栖科底巴

比爾和珠寶 (Bibi and Bijon) (一八七二) 中間，狂歡劇便到達了登峯造極的地位。

每年將屆聖誕節的時候，倫敦的大小各劇場都要預備一種聖誕節的手勢劇。這種戲劇在拳鬥日 (Fighting Day) 開演，而可以無期限地續演下去，祇要在觀眾方面不生問題。手勢劇底題材便是兒童和成人所一致歡迎的神話——如魯濱孫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美人相禽獸 (Beauty and the Beast)，小紅冠 (Little Red Riding-Hood)，布盧俾德 (Bluebeard)，辛巴德水手 (Sinbad the Sailor)，笛克喜亭吞和他的描 (Dick Whittington and his Cat)，殺死巨人的約克 (Jack the Giant-Killer) 等。普隆社寫了一篇普通的童話底概略，「在這篇童話中間，異孽的愛情底進路永遠是不平的」，而那位倔強的父親，那美麗的女兒以及兩個求婚者，——一個是富而醜的，另一個是貧而美的——一經和仙棒接觸以後便一齊變成了滑稽劇中間的人物，最後才被人家費了好多工夫在一座黑暗的森林中間找到。塔刻立證實了手勢劇底風行，「在自然的進路上，能够把一季中間一切的手勢劇看完全的人是極少

的』，他在繞着一顆聖誕節樹 (Round About a Christmas Tree) 中間寫着，『可是我希望我能在拳鬥日後一天出現的泰晤士報 (Times) 底精美的紙張上面去誦讀牠們，終身不復間斷』。

那時候的戲劇作家照例都是些布希米亞人 (Bohemians)，即他們對於一種不穩定的職業底機會都都知道，而且具有優良的性情去補救貧乏底痛苦。查理士里德 (Charles Reade) 曾在拍格窩窩吞 (Pag Woffington) (後被里德和泰羅合編為面具和面) (Masks and Faces) 中間的特里普勒特 (Triplet)——一個和實際的托穆羅伯特生 (Tom Robertson) 有些類似的人物——底身上表現出一種為他所知道的生活——這種生活後來在比內羅 (Pinero) 底『衛爾斯』底特勒羅尼 (Trelawney of the 'Wells') 中間再被忠實地表現出來——底特徵。在維多利亞時代前期的戲劇家中間，有答格刺士澤洛爾德 (一八〇三—一八五七)，判赤 (Punch) 底投稿者，他便是詹姆士哈內 (James Hauney) 所稱的一個『談諧的思想家』，同時也是那風行極久的黑眼蘇三 (Black-eyed Susan, or All in the

Downs) (一八二九) 底作者。愛德華菲次波爾 (Edward Fitzball) (一七九二—一八七三)。航海劇和麥羅劇作家，麥的孫摩吞 (J. Maddison Morton) (一八一—一八九一)，滑稽劇和諷刺歌劇 (Vaudevilles) 作家 (著有請你借給我五個先令 (Lend Me Five Shillings))，格林蕭巴格蕭和布刺德蕭 (Grimeshaw Bagshaw and Trade-haw)，布克斯和柯克斯 (Box and Cox)，絕妙的對手 (A Capital Match) 等)；威廉貝爾伯爾拿 (William Bayle Bernard) (一八〇七—一八七五)，滑稽劇作家；巴克斯吞 (J. B. Buckstone) (一八〇二—一八七九)，麥羅劇作家；馬克勒夢 (Mark Lemon) 和約翰奧克森福 (John Oxenford)，都是許多劇本底作者。有兩個人是站在衆人之上的。普隆社是個景色劇和神怪劇作家。他對於舞台的主要貢獻是在于化裝的研究。當很早的一八二三年時候，他便在德魯立雷因應用歷史的原理去規劃聖布爾 (Kemble) 底國王約翰 (King John) 一劇底服裝。他的英國服裝史 (History of British Costume) (一八三四) 是一種標準的著作。經過若干年以後對於劇場底改組大有

貢獻的帶蓋酒桶(一八二〇—一八九〇)，在他最初的二十年中間以著有倫敦保險(London Assurance)(一八四一)一劇得名，這篇戲劇算是十九世紀最佳的行為喜劇(Comedies of Manners)之一。

知道了這些大概情形以後，我們便預備去把劇場中間的浪漫的傳統之衰頹作較詳細的記述。

### 玄武湖疏影

塵樞

曉霧

清晨烟霧迷離，散步湖濱，那裏有湖，那裏有山？那裏有花花樹樹，那裏有鷄鳴台城？分不出雲和天，天和水，上上下下，只白茫茫一片。

霧鬆動了，漸露出山頂，露出山腰，可以看見陵園。霧合了，遮了山頂，蔽了山腰，陵園也不知去向。霧故與山接吻遊戲，山在霧裏沐浴洗深。霧悠悠地飛去，山浮浮也安飛了。

霧消烟收，一幅圖畫清浙了，湖裏滿是蓮葉，一碧密密。湖面小艇，宛若海鷗點點。一帶的連山新排出畫屏。巍巍鐘山，晴窗迷離，終古蒼蒼。而湖山一切，都呈秀媚顏色。

### 蟋蟀聲中

錢明幸

「鶯鶯在房靜操琴，張生依壁門外聽，聽得裏面琴聲好，一把抱住小姐腰！」

這是流行於民間的一個蟋蟀的謎語，謎面的結構，十分風雅，有時也會令人神往。

記得幼時讀聊齋。其中有一篇講到一個小孩子的魂靈，借了蟋蟀的屍體而令蟋蟀復活，使一家人免遭官吏的威逼的故事(詳情已不清楚大概就是如此——聊齋又不在手頭，一時無從查攷。)這篇故事，使我頗感興趣，因為那時，先父着實爲我化費一點錢在飼養蟋蟀上，什麼米仁，什麼黑棗，都買上等的；就是蟋蟀籠也用朱紅漆漆過。……

今夜讀了了霜先生的爲紀念父親而作的一話到中秋淚便流，令我於流淚中想見我自己的先父：聽繞砌寒攢哀鳴，在這異鄉落莫的秋夜，在這雲遮滿月的中秋之夜，更令我起無量的隱痛。再過五天，是我先父的三週年紀念日了；三年來，雖然勉強度過，而過的日子，却是沒有一天可以說是歡樂的。

「登樓到處悲王粲」，「一入秋來不展眉」，心頭的創痕呵，從何補起；蟋蟀的哀鳴，年年依舊！

一九三二，九，十五夜蟋蟀聲中

# 摸索

蠢然

## 六

牆壁上剛好塗上了一層黃金色的日光，雨點又很有力地到了，銀色的燭燭形的一閃一閃的東西不斷地鑽到牆壁裏面去。但不久雨點又沒有了，雖然天還沒有十分青，雲還伸欠着。沉重的潮溼的空氣壓迫得每一個人彎了腰，要坐直來，非用手掌托住下巴不可了。衣服，書籍，桌子，牆壁，手和牠們接觸時都會發生一種又黏又不爽快的觸覺。鼻子無論在什麼地方，總呼吸着同樣的黴味。

毛舜卿癡癡地坐在窗前，腰重得像有一件東西將牠一直往下拖，左掌托住了左耳底全部和左頰及頭髮底一部，右手幾個手指在桌上打鼓似地敲着。兩腳踏在凳子底橫檔上，兩眼望着窗外右面的粉壁，但並沒有十分注意什麼東西。他是在回想過去：幾個月來，他算是看透了他所屬的那個團體。表面粉飾着革命，暗中却都爭着操縱和利用這個團體，做達到個人自己底願望的工具，沒有一個真正是

爲農，工，小市民階級底利益而努力的。余洛卿和費小梅在工人羣衆中組織了秘密的小組，在工會方面佈置了羽黨，在左派同志聯合大會方面也介紹了好多爪牙，和一些缺乏革命理智的祇有易受煽動的革命情緒的分子。楊梅窗越傾向棒喝主義。章鐵佛屢次說要加入共產黨，有時也真用唯物辯論法看一切判斷一切和做一切，但結果總是照常一個「老毛，怎樣辦呀，你看」！但他革命的意識雖然模糊，他總在那裏竭力地找尋着中層底出路。江雨人不過到會裏來過很有限的幾次，他一到會，總有一些切合現實的做解決什麼問題的手段的決議案出來；不過決議案無論如何有價值，一經交付那一些人去執行之後，往往會逃亡走失和改變面目的。這個，是最使他惱怒的。而江雨人底到會與否，在意義上至此也就沒有什麼重大的差別了。

「什麼東西！雜貨店！垃圾桶！」他恨恨地喃喃地罵着。「喂，出去走走吧」。

剛走到天井裏，忽然一陣急雨沒頭沒腦的灑了下來，頭上，面孔上，衣服上，立刻都成了雨點低跳舞場；也有跳進眼睛裏來使牠眨一眨涼一涼的。他踟躕起來，恨恨地避到了屋檐下，口中咕噥着道：「該死！——」

有一個人慌慌張張地跑進門來，藏青色的夾袍子前襟上已經濕得成爲黑色，太陽光射在他底前額上，有一種碎瑣的光從一種不知是汗呢還是雨點的液體羣中反射出來。他匆匆地躲到了屋檐下，從身邊抽出一塊粉紅的三寸見方的手帕來揩抹前額和頭頂，還用雙手揮了揮下擺和抹了抹前襟。毛舜卿立刻看明白了，那是費小梅。但他並不作聲，祇是瞪住了他，面上略微有一種厭惡的表情。一會費小梅回轉身來，看見了他，立刻高興得叫了起來道：「呵，你沒有出去！」

於是，他們就開始談話；不遑毛舜卿總有些陰陽怪氣地。客廳中這時祇有他們兩個。雨聲響得像廚房裏在炒白菜。

忽然費小梅隔着茶几的身子更靠近他些，很正經地低聲說道：「宣言已經印好了——真是千辛萬苦！——我想

我們來一個「操兵」吧？」

「也好」。他順口應着。

「我想」，他更放低了些聲音。「執行委員可以不出發的——」

他連忙截住問道：「我們六個？」

「不錯」，他點點頭。「不過我們是要指揮他們的」

他皺了皺眉搖搖頭說道：「不——妥——當。正因為我們處於領導的地位，必須要參加在這個裏面。而且要努力得自信得過。這是比較危險的事，也是比較重要的事——或許一錢不值的——我們爲什麼不參加在裏面呢？」

「那不是我」，他有點踟躕的樣子。「老余底意思，我沒有成見」。

「那末，什麼時候呢？地段分配好了沒有：還有人？」

「都好了。時候是下午九時起」。

「現在是四點鐘了」。他望了望壁上的鐘，說着，立起來用勁地伸了一個懶腰。

費小梅打了個不十分成熟的呵欠，按按下巴，說道：「我是來叫你的」。

「爲什麼」。

「老余還叫了老章老楊老江呢。他說，最好再商量一下」。

他低着頭，想了想。然後決定，說道：「好」。

雨點已經停止。空氣非常潮潤，不時有一陣不爽快的沉重的暖風吹來。路上都是泥濘，腳踏下去有一種又軟又膩又冷的觸覺。鞋面上褲腳上誰都惹滿了赭色的泥漿，偶然也有幾點雄黃色的已經乾了的。路上他們又遇着了一陣密雨，但爲時並不多，每人身上祇着了十多點。不久，他們到了余洛卿家，腳剛跨進門檻，雨點又發狂似地下來了，這是一陣最大的，大雨點中還混和着一種細得和輕塵似的小雨點，時間也比較長。

江兩人楊梅窗已經先來了，章鐵佛還沒有到。他們談起話來，在一間新的大棗櫃子上安放些櫻桃之類和一瓶白薔薇花的光線不很充足的用白紙裱過的房間裏。

「老章這個時候還不來？祇怕又不會來了把？」

楊梅窗望了說話的人一眼。

「不」！余洛卿決斷地說道：「他今天真是高興得很呢，聽了我底話。哈哈哈哈哈！」

「老余，我們自己總也應該來一下吧。我和老毛是已經商量過了」。費小梅有點得意的樣子。

余洛卿剛舉起茶杯來想喝，聽費小梅這樣說，連忙停住不喝，略微皺着眉頭點頭說道：「不是，我也和老江談過了呢」。說完，第二次把杯子湊近留着小鬍子的嘴唇去。

漸漸地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可談的了，雖然費小梅還接二連三地說起種種事情來，但誰都引不起談話的趣味來，末後，他自己也就不響了。

毛舜卿伸欠了好幾次，覺得總還是坐立不安的。忽然，他注意每一個人極微細的動作起來。沒血氣的楊梅窗，身上祇穿着一件薄薄的玄色大綢夾衫，倒在一張白色的 sofa 上，縮手縮腳地，愈來得像浙江省底那位癱子主席了，他吸着煙，鼻孔邊有灰色的烟冒出來。費小梅把兩肘擱在大腿上，雙手緊握地握着，那麼成爲一個等邊三角形底



兩邊夾一角，插在兩膝距離的正中，上半個身子僵僵地向  
前彎屈着，半乾的衣服越發纏得緊了些，使得兩臂和臀部  
底曲線非常明顯，兩頰底肉儘往下掛，頭翹着，翻上了眼  
珠瞪着前面的什麼東西，一轉都不移。江兩人摩着凳角，  
人歪坐着，眼睛也注視着前面。余洛卿垂着頭，打着呵吹  
，要睡的樣子。

突然，章鐵佛闖了進來。他一進來就大嚷道：「喂，  
老余，我不甘寂寞，要活動活動——哎。真悶死人！」說  
着，又急忙趕到大菜櫃子邊去，什麼都不問，抓起一把櫻  
桃往嘴裏亂塞。還向楊梅窗看了一眼，但楊梅窗却把眼皮  
合上了。

「放心，我們都要去呢。」

「唔？不是說不去麼？」他停止咀嚼回轉頭來問。

「改變方針了。哈哈。」余洛卿揚着眉毛做了個莫  
名其妙的手勢。

「來，商量商量」，費小梅招呼大家。「我們這幾個  
人底工作怎樣分配分配？——老章……」

「我想，由常務委員指定好一點。」楊梅窗一面說一

面仍舊吸煙。

「但是」余洛卿腳翻起來。「這是參加在他們裏面呢  
還是怎樣？兩個人一隊，已經分配好了，如果我們要插進  
去，勢非重行分配不可了。」

江兩人搶着說道：「既然是兩個人一組。我們現在另  
行組織三組：我和你一組，老章和老楊一組，老費和老毛  
一組。這三組是不在別組底系統之內的。牠們底活動區域  
，是上城中城和下城，拈圖決定。有無異議？」

「好，不要緊！」章鐵佛高興得叫了起來，又望了楊  
梅窗一眼，楊梅窗也正在那裏望着他，他們視線相遇時，  
他拉着頭髮笑了起來。

毛舞卿舉起手來，費小梅慢吞吞地跟着舉起手來。

「不過——」余洛卿皺着眉頭停着想了想，也就舉起  
手來。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忽然，章鐵佛又問道：「那末，東西呢，老余？」

「祖宗」，余洛卿做着手勢制止他底高聲發問。「東  
西就在樓上。請你……」

「拿來看一看」。

「稿子你難道沒有看見過麼，嘍？」

「我要看一看」。

「沒有——等一會吧，總有得看的呀——現在沒有」

「那末，快一點拈圖吧」。

於是，余洛卿一面叫着「祖宗」一面從日記本上扯下幾張紙來，寫了幾個數字，一，二，三，然後又一個一個地用右手底拇指食指和中指把來搓成了紙團，往大菜檯上一撒，說道：「一是上城，清和坊至鳳山門一帶；二是中城，城站薦橋橋下一帶，三是下城——嘛咪叭咪吽，太上老君，讓我先來，最好下——城！」說着，隨手撮起一個紙團來，高舉着很吃力地慢慢地打開來，面上有一種像近視眼竭力要着明白一件東西的表情，口中繼續說道：「下——城！下——城！下——城！——還好，上城——老江，我們上城！哈哈！」他把那攤熱了的字紙交給了江雨人。

章鐵佛跟着叫了起來道：「我們下城！」

楊梅窗急忙地問道：「我們下城？」

章鐵佛惡狠狠地點着頭答道：「嚙，不錯，下城，怎樣，你？」他向他盯了幾眼之後，便不再理會他，管自己把那張字紙重新摺成丸子，一下丟到銅痰盂裏去。

費小梅打了個呵欠立了起來說道：「那我們一定是中城了，不必看了」。他低着頭踱起方步來，像給貧窮逼得沒有辦法的人底樣子。

「但是問題又來了」。江雨人向費小梅說道：「你和我老楊應該去換一換衣裳，要換一條西式褲子，有幾隻袋子的」。

「好，我就去」。費小梅拔腳就走。

「要來的呢」。

「自然」！他應着，腳已經跨出門檻去了。

楊梅窗仍舊輪在空位上，伸着兩個手指說道：「喂，主席，借我一條褲子穿穿——我懶得回去轉呢」。

「看在同志面上，借你一條穿穿，來」！余洛卿一面招手一面跑進裏面去，楊梅窗懶懶地跟了進去。

不久，他們又都走了出來。余洛卿底褲子穿在楊梅窗底身上，長得一直蓋住了腳背，他們笑微微地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楊梅窗還低下頭去看看到底像樣不像樣，把雙手又在口袋裏。

章鐵佛掏掏耳朵，走近余洛卿底身旁，推推他底肩膀說道：「下城是我們底！怎樣，你想想？區域遼闊，又是工人區域，多麼有趣！——偏沒你們這幾個傢伙底份！」他說得有力地，有一種驕傲的表情。

「嘩，實在好」，余洛卿做了個鬼臉說道：「遼闊者，鬼都遇不着的地方也。哈哈！」

「喔，原來你要下城之用心如此！」章鐵佛有些面孔紅起來了。

大家說笑了一陣之後，費小梅就來了，身上已經換上了一套嶄新的墨綠色的西裝，還別上了證章——這是他不是很歡喜的東西——滿面都是笑容，眨眨眼睛，說道：「我那裏會不來的，別人不是多說話麼？」他兩眼望了望余洛卿這麼說着，很謹慎地低下頭去看了看一張凳子，還拿出一方鵝黃色的手帕來揮了揮，然後坐了下去。

「哈哈，這個樣子，倒可以去見見紫牡丹哩。」

「你和我搗蛋麼？」

「搗蛋？就算搗蛋，就算存心搗蛋，看你八九玄功七十二變來！」

「哎，今天還要說笑話麼？」

「當然！莫非你今天不是費小梅，變了一個人了麼？」

費小梅回轉身來向毛舜卿說道：「老毛，你應該援助我。欺給我就是欺給你，我們是一組的呢。」

後來，他們就吃了晚飯。當章鐵佛再問起印刷品在什麼地方時，余洛卿立刻帶他們到他底臥房裏去。那是一間不大不小的房間，全部用印着藍色花紋的紙裱糊得非常乾淨，一張寬大的銅牀邊安放著四口皮箱和幾隻手提箱，箱子底對面有一張蓋着白色棉毯的西式圓桌，桌上擺着一瓶黃色的花，圓桌底右側擺着一座嵌着鏡子的大掛衣廚。廚底右側衣架上掛着幾件女人底衣服，其他還有幾張椅子之類。余洛卿底夫人是一位矮小的女人，打扮得像個新嫁娘的樣子，一見人進來就立起身來倒茶遞香煙，說天氣好壞，後來不知怎樣一來，忽然躲避似地那麼一閃就跑了出去。

余洛卿把掛衣廚開開了，立刻，紅紅綠綠地一刀一刀的有光紙的印刷品在大家面前閃耀起來。

費小梅叫了起來道：「哦，還有很多！」

余洛卿很爲難地點點頭應道：「要弄完是一天功夫做不到的吧」。

章鐵佛瞪着眼睛問道：「那末，第二次幾時舉行呢？」

江兩人連忙截住他們說道：「第二次恐怕是不會來的吧。我們今天可以多分一點」。

「那末，他們呢？」章鐵佛再問。

余洛卿連忙答應道：「已經拿了四千張去的了」。

江兩人坐在圓桌旁邊，拿了一刀紅色的，一張一張地細細地摺得和皮夾那麼大，隨後他又教章鐵佛和毛舜卿照着他底樣做。

費小梅看了一回問道，「你們做什麼？」

「不摺得這樣大，怎樣擺進袋子去？不一張一張分開來，分起來恐怕要感覺不便吧？」

「喔，你爲什麼不早些說呀！」費小梅高興得使手弄

腳起來。「他們那些傻子，怕想不出來吧——老江，我總怪你不早說」。

於是，大家都坐下來摺了起來，一直到每人名下的二百張都摺好了才住手。這時已經近八點鐘。窗子微微震動着，似乎有風，雨聲已經好久不聽見了。

費小梅打了一個呵欠之後，就有幾個人跟着打起呵欠來。不知是工作後的疲倦呢，也不知是無聊，余洛卿不住地搓着手，其他的人有的望着鐘出神，有的低着頭踱着，楊梅窗則照舊吸他底煙，把薰黃了的手指停在空中。

忽然江兩人立了起來，把摺好的宣言都塞進褲袋裏去，雙手並不回出來，就是那個樣子，朝鏡子裏望了幾眼，然後再把手抽出來，再朝鏡子望那麼一眼。大家都看着他。他向余洛卿笑笑說道：「我們走吧」。

江兩人和余洛卿走了不久，章鐵佛立刻動手動脚地逼債似地拖了楊梅窗就走。毛舜卿照着江兩人的樣子把宣言平均分做兩半塞在兩隻褲袋裏，預備走的樣子，望着費小梅。費小梅滿面通紅地翹着嘴唇很用力地把宣言塞到褲袋裏去，塞了好久才塞得舒齊，朝鏡子裏看了看之後，不知

爲什麼重新伸手到褲袋裏去那麼在褲袋裏亂摸了一陣，忽然把宣言摸出一部分來，安放到另一隻口袋裏去，後來又摸出一些來，塞在外衣口袋裏，口袋立刻凸了出來，他立刻覺得這樣不妥，重新費了好多氣力拖了牠出來，重新塞牠到褲袋裏去，而褲袋又拱了起來。

「哎，你太性急了呀」：

費小梅很不好意思地在鼻孔中含糊地應了一聲，向他望了一眼和笑了一笑，仍舊起勁地打拳似地那麼不知所措地。

「呃，拿出來再擺進去吧」。他急了起來。

結果，費小梅祇得照他所說的那樣做，當他三張五張地從幾隻口袋裏抽出宣言來時，他看見他手中的東西沒有一張不是攪熟了的，像包過東西的。後來費小梅把東西整理好和安放好了之後，他就要他立刻就走。

「是中城呢，先生？不比上城下城，這時人正多呢」

？

但費小梅終於拗他不過，終於沒有辦法，祇得悻悻地跟着他走。有幾點移動着的星從雲堆中出來看着他們。他

們面前的無盡的半燥了的路面彷彿有無數樹影攤着的樣子。他們默默地並着肩走了一段路，費小梅忽然向他提議先到城站去。他同意了，於是他們就經過熱鬧的新市場，穿過漸漸地冷靜下來的薦橋路，到了那麼沙漠一樣的城市來，那時車站正寂靜得像個熟睡的人。他們每人分派了一條人行路，開始活動起來？他把摺好的宣言，一張一張地一面走一面非常小心地從或明或暗的關着的店鋪門縫中塞了進去。雖然有幾個警察在街道上立着或蹀躞着，却沒有一個注意到他的。他走一段路之後，總要停下來去看對面行人路上的費小梅；有時略一舉眼就看見了他；有時要略微等一下才看見那麼一個黑影出現在他底眼前；有時偏尋無着，但當他起始發急的時候，他便又出現了，剛才原來是昏黑將他藏過了。他還聽見過費小梅假咳的聲音，一種人在吃驚時壯壯膽氣的假咳。

不久，他底一褲袋東西不知怎麼一來忽然完了。他想了起來，他還應該到薦橋路去，和比薦橋路更重要的新市場去，他應該留下一些來。於是他向費小梅走去。當他快要走近費小梅時，費小梅忽然又乾咳了一聲，並且很敏捷

地把頭回了轉來，他們並肩走着。

「你，弄掉了多少了？」

「我我已經好些了」。

「你底聲音有些不自然的樣子，這是不好的——不要怕，愈怕就愈壞呢！」

「不，沒有——我是，方才給你嚇了一跳，但是不要緊」。他說着，挺了挺前胸。

「你應該留一些」。

「什麼？——」他停住了。

「我是說你不要分得這麼快——」他說着，用手扶着他底肩膀向前走。

「呀——多得很多呢，還很多呢」。

「很好。多少呢，到底？」

「分了二十多張的樣子——你分了二十幾張呢？」他忽然對他親熱起來，把一隻手搭在他底背脊上，並且很高興的樣子。

「好啊，你還有這許多！」

「怎樣，毛，我們不會是畏縮的人吧？」

「畏縮的人？祇有請他老住在鴿子籠裏！」

「不錯！——我們現在還是停止不停止呢？」

「城站可以不必了」。

「自然，別的地方當然也應該到一到的，譬如薦橋，是不是，你說？」

「海，薦橋也不必分得十分多的」。

「對，你底意思對！」

「我們要到旗下去」。

「是的，我們要到旗下去！」

「旗下比較重要」。

「不錯，旗下真是重要」：

「你是我底同志！」毛舜卿忽然感動得湧出眼淚來。他全身起一種通電似的快感，他立住了緊緊地握住了費小梅底手，他現在才真認識了費小梅，心裏快樂得真是說不出來。

「你是我底同志！」費小梅也熱烈地緊握了他底手。

「哎，我在今天才完全認識了你，真正地認識了你，我底同志！」他聲音略微有些哽咽地說。「祇有這種時候

才能够認識一位真正的同志啊！」

「老毛，我平常也祇是佩服你，祇有你是革命的！」他一字一字地沉着地說。

「好，我們走！」他挽了費小梅底手臂，非常快樂地，一面繼續向前走，一面說話。

「走，我們走，我們不怕！」費小梅也高興得一跳一跳地。

「我們要到旗下去，那裏是最重要的。」

「不錯！全部人祇有我們配擔任這個工作！我們要永遠占領着這一塊地方！」

「是的！——我們要如何才能夠勝任愉快，要如何才不辜負這個重要地方，我們應該在那裏分得更多一些！」

「當然，二十張是不夠的——是不是？——真，到底太少咧！」

「愈多愈好，譬如說是一千張——其實一千張也是不夠的——還有帶不來！」

「那裏夠，真是！」

「我們現在千萬不要分完。到旗下去。雖然祇有二百

張，在旗下去地方真是看都看不見的，但我們要到旗下去！」

「唔！真是——不過冷靜地方我看也是重要的，城站薦橋實在也不是冷靜的地方呢。」

這時他們已經走到了薦橋路上來，行人比較來的時候更少了，路還是泥濘的，輪在微弱的燈光底下發光。費小梅忽然很勇敢地開始把宣言一張一張地每一家人家都塞那麼一張，還有落在地上的，毛舜卿連忙拾了起來，發急得很的樣子，拖住他底手臂說道：「你瘋了麼？」

「爲什麼是瘋呢，哎？」他立住了。

「要到旗下去呀！」

「但是——哎，你不要胡纏吧！」

「爲什麼？」

費小梅向四面先看了個轉，然後才發愁的樣子說道：

「旗下去有三五十張就夠了。」

「噢，你——」他發怒了。

「先生，你要認真麼——」

「爲什麼不應該認真——原來你是說說而已麼！」

他們都立住了。經過暫時的沉默，毛舜卿憤憤地說道：「好，你給我一百張再說！」

費小梅立刻把一疊厚厚的塞到他底手裏來。

「走！」他一面說一面把手一麾，兩眼狠狠地望着費小梅底模糊的面孔，費小梅就一聲不响地懶懶地跟了他走。

在薦橋路上他揀着必要的處所分發他底宣言，他是揀着人多的處所分發的——這就是就平時日間的所見，這時由記憶中分別出來的——但不久他又分發掉了一百張的樣子。走到交通銀行附近時，他立住了向費小梅問道：「你還有多少呢？」

費小梅拍拍褲袋答道：「沒有了」。

「完了麼？」他懷疑起來，他實在沒有看見他分發過什麼。

「嗟——你不相信？」

「他搖搖頭說道：『不相信！我沒有看見你分過呀！』」

「你在前面，你那裏會看見的」。他支吾地說。

「你又沒有離開過我——莫非我攔一張進去，你再添一張麼？」

「我是……」

「呸，見你底鬼！」他恨恨地說着，跨着大步向新市場走去，他決意離開費小梅，但費小梅却老是緊緊地跟在他底背後走。

新市場市面還很熱鬧，戲館門口電燈亮得可以看出每一個人底每一根頭髮來，隨處都是人力車、汽車也不少。他們從輝煌的馬路上踱到冷靜的什麼里，又從什麼里回了轉來，這樣差不多有三四次。宣言雖然又分發了些，但他總還留着最後的一口貨底一半，他要把這些分發在最熱鬧的延齡路上，漸漸地人少了下來。他不等行人散得怎樣少，他就開始分發起來。他膽很大；但有一次他也吃了一驚，就是他剛把一張宣言投到郵筒裏去時，忽然看出有一個警察立在三合土膠成的電桿底陰影中在那裏向他看着。但後來並沒有什麼，除掉他手心出汗之外。此外都是很順利地，不久他底口貨就完全空了。

他們在回家的路上走時，並沒有談過半句話；雖然他



彷彿覺得費小梅屢次在那裏欺他，他也因此不免向費小梅望那麼幾眼。

他們回到余洛卿家時，聽見遠遠地有一架鐘正在那裏敲着，他數着是十一下。他們一脚跨進了那間會客室，立刻看見一隻眼皮腫得像個蛤蜊底背部發光的蘋果紅色的左眼，左頰也是青腫的，高與鼻齊，並且鼻子給他拉得扁潤了好些，嘴唇也是「的」的，上唇還有血蹟。他們從惹了灰塵的衣服認出他是楊梅窗來，他坐在日間坐過的地方，他聽見腳步聲就睜開眼來，吃力地動着眉毛，勉強向他們望了一眼，就用手捫住了眼睛，低低地哼了一聲，低了頭。章鐵佛坐在那裏看一幅報上的插畫，聽見他們走進來就擡起頭來，眉頭皺着，眼珠凸着，鼻孔翕張着，生氣的樣子，攥着的雙拳又在腰上。

「怎麼？」「為什麼？為什麼？」他們看看楊梅窗又看看章鐵佛地連聲問着。

「唔！……」楊梅窗頭仍舊低着，伸起一隻手來指着章鐵佛那面說道：「你們問他，你們問他！」

章鐵佛不待問就跳了起來，指着楊梅窗，望着他們說

道：「是我打的！畏縮得像一隻打敗的雞！教他把宣言攆進緯成公司裏去，他因為門房裏有燈光不肯！教他同我到菜市橋街去又不肯；教他看我底樣把宣言分給黃包車夫又不肯；教他走聯橋大——」

「先生，噯囉噯囉！」費小梅拍拍他底肩頭警告他。

毛舜卿恨恨地瞪了費小梅一眼，不發聲地在鼻孔中笑了一聲，立着，望着章鐵佛聽他說下去。

章鐵佛勉強放出了聲音繼續說道：「教他把宣言照我底樣貼在牆上又不肯。這樣的該死東西，反革命的東西，不和他打什麼人！我打了他，看他怎樣！」他氣沖沖地說明了打楊梅窗底理由之後，一隻手仍舊那麼有勁地一動一動地，指着楊梅窗，兩眼回轉頭來望着他們，要他們批評一下的樣子。

毛舜卿不响。費小梅皺着眉頭搖了搖頭說道：「同志是要團結的。」

章鐵佛很快地走近了費小梅問道：「你底意思是不是要我和他團結呢？你是要革命者和不革命的團結起來麼？」他雙眼盯住了費小梅。

費小梅連忙退了一步說道：「不錯，像我和老毛就很好——」

「不要說別樣，我祇問你該打不該打，我主張還要開除他底會籍！」他非常地激動，半個身子搖動着，聲音又提高了。

「呀，先生，費小梅爲難得很的樣子，搖搖手說道：『你這位先生，真是！要說，聲音低一點呀！』」

章鐵佛第二次把聲音竭力放低，說道：「等老余老江來了，我們大家談談！」

「嚇嚇，姓章的，我就不相信你真是鐵鑄的佛，就是真地是鐵鑄的，我也不怕！力氣要你不過——力大爲王麼？笑話，吸！」楊梅窗插上來說了幾句，仍舊低了頭，把雙手捧定了頭。他說話的聲音忽然沙了。他吐了一口痰，重重地，後來又很困難地在喉嚨裏喀喀地嚮着，一會又吐出幾口來的其實吐出來的却是不成其爲痰的。

章鐵佛轉過身去，朝着楊梅窗，捲着左臂的衣袖，預備再打的樣子。費小梅連忙拖住了他，對楊梅窗說道：「大家不要各趨極端，看在同志份上——像我和老毛是很好

的，他要我怎樣我就怎樣，我要他怎樣他就怎樣。你看，我們底精神不是很好麼？成績也就有了」。

毛舜卿又不發聲地冷笑了笑，仍舊直立着，不發話。『像你們就好了』。章鐵佛說道：「如果不懲辦他，如果還要這種貨我就退出，不幹！我自己革我自己底命去！什麼極端不極端，兩個好的或兩個都壞才合得上，我和他沒辦法，我偏要趨極端！」章鐵佛說着，大踏步踱了起來，像吃飯吃得過飽的似地。

「看，看吧！」楊梅窗舞着手說。

「唉，何必呢！」

「我底事不要你們多管，老費！」章鐵佛踱着說道：「我希望的是公正的評判和解決，不是給我們拉皮條，要我們胡胡塗塗地配合起來！」

「配合，吸！」楊梅窗叫了起來，頭更來得低了。

「什麼！」章鐵佛立住了。「你說什麼！你再來看！」他底聲音又忽然高了起來，那麼給聽他底話的耳朵以一種外加的嗚嗚之聲。

「先生，哎呀，又來了！老毛，怎麼辦！」……

毛舜卿笑了笑不響。

「你難道要我底命？」楊梅窗大聲說。

「我要你底命？……就算！我要你底狗命了！」章鐵

佛高聲回答着，把另一隻衣袖也捲起了，向着楊梅窗奔去。

費小梅嚇得手忙脚亂，口中叫着毛舜卿，當他剛想搶

上去拖住章鐵佛時，余洛卿江兩人回來了。江兩人不知所

以，他一進來就把章鐵佛先喝住了，停了一刻，望了大家

一眼，然後才問到了事由，神情很像裁判官。當他聽兩方

訴說了一會之後，剛想發話的時候，忽然毛舜卿向外就跑

，說道：「無論有天大的事，真倒霉！——現在我可要去

關了！」

費小梅連忙攔住了門問道：「你爲什麼？」

「何必問呀！」

余洛卿也問道：「舜卿，和你不相干的，你爲什麼呀

？」

「你們不必管我！」他掙脫了抓住他底衣服的余洛卿

底手。他咬咬牙齒，說道：「我討厭！」

章鐵佛抓了抓頭髮，趕到毛舜卿面前立定了，望着毛

舜卿底眼珠，隔了半分鐘，當毛舜卿第二次掙脫余洛卿底

有力的手掌的時候，問道：「老毛，你看來！」

他點點頭應道：「不錯，真是看不慣哇！」

章鐵佛用勁地對準他底面孔啐了一聲，眉毛豎得更厲

害起來，說道：「呸！都是好貨！都是一張嘴！你敢來麼

！你也來試試看！」

江兩人連忙抓住章鐵佛底肩頭說道：「你真是莽撞！」

！

「莽撞？我是……！」

毛舜卿給費小梅和余洛卿拖住了，他用了全力在費小

梅底胸頭推了一掌，看住章鐵佛，再把余洛卿也推開了，

說道：「姓章的，我不是單說你，我是，什麼人都不要看

！都是騙子！可惜我沒有你那麼的決心，沒有打人。我和

你是不相干的。我不願再到這類地方來是真的。我和你

遇的不見得有十分差異，我是爲此——說不定——你，你

我也有些不要看的，老實說，我底不要看你底底剛愎自

用，但我也由此有些愛你。你是可以革命而革命的認識淺

薄的！——你不要誤會——如果你歡喜動手打人的話，動了感情的我，或許是可以奉陪的——我要瘋了！姓費的，滾蛋吧！他第二次把費小梅推開了。「你再來時，我也要動手了！」他氣急得說話非常吃力。

江雨人早已釋放了章鐵佛，在那裏翹着嘴唇皮，冷冷地看着他們。

章鐵佛呆了一呆，忽然放聲哭了起來，抓住毛舜卿底手說道：「原諒吧——我說不出話來」。

毛舜卿讓章鐵佛握着自己底手，氣喘着向他說道：「那末我們離開了這裏吧」。

費小梅紅着臉不再來阻止他。他們就走出了會客室。忽然後面有一陣雜亂的緊急的腳步聲，他們聽楊梅窗高聲說話：「他逃了麼！他想逃麼！老余老費，你們不放，我要發怒了；——還有姓毛的！」

他們就在門口立住了，但結果却沒有人追出來。他們索性就此立住不走，聽他們在裏面說些什麼，有什麼結果弄出來。他們聽余洛卿反反覆覆地勸楊梅窗；楊梅窗一遍一遍地罵章鐵佛和訴苦，費小梅一面說些勸解的話，一

面也說章鐵佛底不近人情和毛舜卿與章鐵佛相似之處，以及杜造些毛舜卿底一意孤行的地方給他受氣的地方出來，在他們分發宣言之時，他所見於毛舜卿底。他們底說話底聲音是忽高忽低的。他們始終沒有聽見江雨人說什麼話。末後，他們聽楊梅窗說道：「我要給他點顏色看看，一定告他！」

「呢——」余洛卿似乎着急的樣子。

「不錯，去告、應該的！」費小梅搶先說。

「假如訴之於法律呢，原是未始不可；不過恐怕要牽涉到整個團體，這實在是難免的，假如這樣，怎麼好呢？」余洛卿說下去。

「我決不牽涉到你們」。

「不錯。不過爲着大局，還是吃虧些吧，免得不可收拾」。費小梅改過口來。

「你們倒說得容易！吸……」

「利害多呢！便宜了他一次不過一次」。

「豈有此理！」

「這樣吧，醫藥費我們負擔吧」。

「笑話——」

「譬如是我打了你，譬如打你的是我，那末，你可以賣臉點，不計較麼？」

「呃，你是這裏做文章麼？」

忽然江兩人開口了，他們聽他說道：「這事如何處置，我不參加意見。我底意思，我們底團體沒有再存在的可能了，解散了吧。徵求你們底同意。」

「不過我們是——怎樣？」

「那末！好，再見。」

門一開，江兩人走了出來。他看見他們立着，略微呆了一呆，吃驚的樣子，然後向他們低聲說道：「走吧」。

在路上，他們各把自己底經過情形述說了：江兩人告訴他們他怎樣地監督着余洛卿做，他們也都告訴了他一切，他們彼此都祇有搖頭，都祇有歎氣。他們走着，江兩人再告訴他們，他底參加這個組織原是遊戲性質，因為他知道這些人根本是不配談什麼革命不革命的？好像要獼猴做人底事情是不可能的一樣，不過教着獼猴偶然玩一兩套而已——和他們一起革命是一樣不能當一件正經事做的。

忽然章鐵佛立住了說道：「請你們不要拋棄我，我是

個光蛋——我現在就住在離這裏不遠的一個地方，假使可以的話，請你們今天就住在我那裏吧？」

他們答應了他底要求。

（第六章完）

## 讓車夫休息休息

春 苔

一位西洋太太，抱了一個小孩，坐在黃包車中過來。走到橋邊，他叫車夫停下來，抱了小孩，他跳下黃包車，站在車邊。

酷熱的太陽曬在這母子的身上，旁邊，同在這烈日之下，流汗而喘息。

這位太太的朋友華林走來，看到站在這裏的情形，只怕有什麼意外了，所以第一句就問：

「太太，你在這裏做什麼事？」

「我讓車夫休息休息，」太太回答，「這個熱天，過橋實在太辛苦了，我要他停下來休息。」這位太太比利時人，與勞動大學教授馬君結婚，十分的愛好中國與中國人。不幸，絲毫沒有享受到中國的幸福，急病去世了。

# 人類底教訓

冷亮

——譯自歐洲格言集成——

- 一、賢良的妻子和健全的身體，乃係人正真底財富。
- 二、一株枝葉美密底大樹，是一所幽雅清靜的別墅。
- 三、歡樂底深夜，帶回了悲哀的清晨。
- 四、戲言笑語，雖永不會獲得仇敵，但是時常要失掉良友。
- 五、具有蓮花般底舌尖的人，演說無須乞求聽衆的注意。
- 六、勤勞忠主的家僕，應有供給吃飯的薪金。
- 七、有了美麗摩登的妻子，就忘却慈愛年邁底母親，世界上的人，大都是這樣。
- 八、和平時代的軍人，猶如夏天底火爐。
- 九、軍隊是野心家地犧牲品。
- 十、有幾種人，似乎一天到晚很忙碌的，其實並沒有幹什麼事。
- 十一、人們對於事務。有許多是聰敏的，但是也有許多是愚笨的。
- 十二、當你睡得甜夢正濃底時候，有許多是好的，有許多是壞的。
- 十三、有幾樣好的事物，我是不鍾愛牠的，如好的遠遠底道途，好的甜香底啤酒，和好的年邁底婦人。
- 十四、有許多人已經在那兒思念勇敢二字，因為他們恐懼牠潛逃了。
- 十五、不合理的戀愛，比較他們仇人還含有危險性些！
- 十六、勇敢的人沒有智識，猶如烈火沒有光輝。
- 十七、勇敢雖僅適合於聰穎者，但是其基礎大半是建築在呆漢身上。
- 十八、銀白色底雪，在深夜看來是地球上的慈母，白天看

寒乃是後母。

十九、暖和艷陽的天氣，才有毛羽美雅底雀鳥。

二十、勇敢底人，沒有智慧，乃是呆漢的姊妹。

二十一、冰雪是銀白色的，鋪滿在溝壑中，誰都不去理會牠

；胡椒是赤黑色的，具有芬芳底香味，誰都買來預

備用膳。

二十二、華麗底衣服，是永遠不會不時髦的。

二十三、至小至弱的人，能幹幾件偉大的驚人底事業嗎？

二十四、最矮小的孩童，時常攜帶最重大的絃琴。

二十五、稍稍運動，於人底健康上，有很大的益處！

二十六、人生的過程中，是冬日底白晝，和冬日底道途。

二十七、稍有智慧的人，他知道這微小地智慧，是他所需要

。

二十八、怎樣的獲得，便是怎樣底失去！

二十九、稍稍誘惑，便是罪大惡極。

三十、我便是這樣底熱心，奮勇，人家的譏諷和微笑，都

不去理會。

三十一、有若干國家社會，便有多少風俗習慣。

三二、三月裏有多少冰霜，同樣的五月裏也有多少冰霜。

三三、有多少人們，便有多少心境。

三四、軟柔的文章，打不倒犀利的底口才。

三五、溫柔的文字，乃係強硬底工具。

三六、三月裏你看見濃厚底煙霧，五月中你一定看見嚴寒

的冰霜。

三七、依照你心中的意思幹去，恐無人信仰你。

三八、假使我們有了孔隙，我們定發出臭氣。

三九、柔軟底火燄，製造了甜香的白玫瑰酒。

四〇、若是你自己是良好的，乃是你的祖父的果實。

四一、遷就，苟安，敷衍，乃亡國的三大徵象。

四二、處世應保持不開罪於人底精神和態度。

四三、窮錯大沒有吃大餐，乘汽車，甚至於看電影的能力

。

四四、世界上疎忽的人，雖走過密密地叢林，不看見蘆草

。

四五、身穿時裝，脚着革履，手携斯的克(Silk)地人，

他底家中未必有鋼絲床睡，高樓房住，有時候或者

缺乏充飢的麵包。

四六、具有所謂蠶首蛾眉的粉頸柳腰的美貌女郎，若是臉不擦粉，唇不點紅，去掉她全身底裝飾品之後，她底容貌姿態，或者和徘徊十字街頭地乞婦，相差不遠吧！

四七、我人有知覺以前，生命底光陰已埋葬了大半了。

四八、生命底道路，雖然是很短促的，但定要使牠很甜密的。

四九、做買賣的小商人，不浪費他的所得。

五〇、和愚夫交際的人，必須具有嚴密底思想。

五一、依賴他人的人，無異飲鴆服毒。

五二、怕死的人，預備在貪婪上，送掉他的生命。

五三、怕自己的僕人底人，比不上一個僕人。

五四、像蠢豬一般底固執的人，人們一定勿引導他，也不驅逐他。

五六、像胡德的 (Mortie) 小犬，牠既不跑往教堂去，也不逗留家庭中。

五七、一個腹中飢餓的人，是一個心中發怒底人。

五八、言語不要絮叨不休，服務須要勤勞盡職。

五九、一隻飢餓底毛犬，一定吃人所排泄的糞便。

六〇、回家像牧師底母牛一樣，帶一隻小牛，靠近她的足旁。

六一、行走一條遙遠的廣闊底道路，須行走到底下去！

六二、今天行不完長遠的路，應投宿一個華貴底旅館！不要投宿一個簡陋的小客棧。

六三、於其在外而吹法螺，不如將自己地頭角放在衣袋裏，比較好些！

六四、他對於結婚有一不可思議底憧憬，幻想他醜陋的妻子，成爲天仙。

六五、在他底腦海想像中，他已經獲得一片麵包和一瓶奶餅。

六六、在以利害爲出發點的世界，以金錢爲基礎的社會上，他欲覓一片充飢底麵包，和他的深邃地學問，高尚地品德，係不發生任何關係。

六七、他教養一隻雀鳥，去掘出他自己底眼珠。

六八、如一誠實之人，任何事都標明在卡片上。



六九、像希達的(Lugano)雄雞一般，互相毆鬥，雖然他們都是同種族。

七〇、當他說：他的心弦震動底時候，我便幹我善意地事了。

七一、像鐵匠的毛犬一般，睡眠在堅硬底鐵錘之旁，甦醒在尖利底鋒芒之下。

七二、一生沒有遭病魔磨折的人，死了非常佔便宜。

七三、清晨艷麗寶貴底陽光，絕沒有維持一天的長久。

七四、和一寡婦結婚底人，定時常有一死人的頭，影射在他的碟盤中。

七五、言語甜密，而行動不像言語那樣甜密底人，世間是不需要他的。

七六、像小綿羊一般，除掉吮吸乳汁和搖擺鬆尾以外，你不幹什麼。

七七、活了三十年以後的人，非呆漢即天才。

七八、午膳後坐下休息，晚膳後緩步郊外，乃衛生之妙法。

七九、一年老物理家，具有豐富的經驗，一青年政治家，

缺乏精密的實習。

八〇、你是一定的，飲過一雞蛋殼底酒之後，就像老母牛一樣了。

八一、午夜前一點鐘地睡眠，沒有午夜後兩點鐘的睡眠那樣舒適！

八二、飲酒的人，固有嗜好，勿飲酒的人，也有嗜好。

八三、和小綿羊同時睡眠，和百靈鳥同時起床。

八四、四月和五月，係一年之中底關鍵。

八五、愛我冷淡些！愛我永久些！

八六、須深入鄉村去，探聽在倫敦地新聞（英諺）。

八七、烈火般的愛情，不能維持到永久。

八八、人年青潦倒，年邁幽居，便無異由地獄孫升天堂。

八九、一個知友在窮途末路底時候，比較一方便士在人的荷包裏要有價值些！

九〇、人愈處在窮途末路的時候，愈要小心勤慎！

九一、少年底愛情，像碎屑的火燄，時滅時亮。

九二、禮貌儀式愈森嚴，詭譎奸詐愈風行。

九三、言論公平，行事感人，逝世之後，可以有一方墓誌

銘。

九四、情人爲愛而生存，猶如天鵝爲菲而生存。

九五、言論合時固佳，惟行事廉潔更佳。

九六、愛情由窗隙中潛進來，由大門逛出去。

九七、被火燙傷的貓，懼怕涼冷之水。

九八、於尋常人之中，史可金(St. John)乃是一位博士。

九九、戀愛是盲目的。

一百、性情相投，意志相合，年齡相仿，亦能成爲美滿底

眷屬。

一〇一、人無有勿想槍殺他的仇敵，但是也有少數人丟拋

了槍柄。

一〇二、和老婦人結婚的人，睡眠之前必須啖一蘋果。

一〇三、君膽敢用牙齒去，獵取野熊嗎？

一〇四、芬芳底心弦，和甜蜜底美鳥，保維在家庭裏！

一〇五、言語囁嚅的情婦，和她接吻是非常消魂的。

一〇六、往那裏去，像野熊一般探升到削尖木頭的頂上去

！

一〇七、我是愚人，我愛任何良善底事物。

一〇八、賢良的妻子。能感化她的丈夫。

一〇九、那件事好，那件事壞，當清夢甦醒底時候，便知

道了。

一一〇、在鄉村中有一嬌艷窈窕地妻，全鄉的人士都羨慕

她底丈夫。

一一一、呆漢有時候可充當智者底顧問。

一一二、需要良友，比需要水火還需要些！

一一三、過失係濃密的，而愛情係淡稀的。

一一四、畏懼能保持人不陷入危險之境，但是祇有勇敢始

能維護人在畏懼中

### 滿覺隴

春苔

西湖滿覺隴的桂花又是盛開了

，村中有一副對聯：

林花經雨香猶在，

芳艸留人意自閒。

室內一位少女，嫣然一笑。

# 征 船 上

張錕化

長安輪是滬戰開始後，中國商輪長江第一次的航程。牠載上美利堅的賑麥，從「烽煙狼藉」的黃浦江上西向漢皋直駛，冒險竟能完成牠的任務——到達漢口。

牠在三月一日的晨曦時候，又從泊在漢口一碼頭的江心裏，軋，軋，軋，的開動蒸汽機，再向那血肉橫飛的黃浦江開去。牠載的不多的失業軍人，和自河南所屬潢川商邱一帶地方被匪蹂躪了的飢民；他們都在原來的縣籍，領了地方官府的護照，允許他們轉徙到長江下游的彭澤地方去殖民耕耘的；失業的軍人，大概都是到江西南京等處去找工作的；其他以外的搭客，幾乎微乎其又微了。

覺悟自和她在C城裏離散以後，昨夜十二點到達了這輪上，即寫了一個「平安」的信給她，和寫過日記之後，隨睡的時候，大約是一點過了。但是因為想急於要看見那上海慘酷猛烈的戰爭的好奇心切，所以通宵便不曾安睡，也毫不感覺倦意；只希望東方的曙光，趕速發放，蒸汽機

輪早些開動！這是他唯一的盼望。可是，這因為自己連年內戰，經過那不堪回首的槍林彈雨，已是厭煩極了；他明明知道是為一二野心家作犧牲的工具，但在那種毫無出路的生活狀況之下，他有什麼力量來決勝惡劣的環境呢！

這次，霹靂一聲的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竟和那狡猾的日本兵。在上海鬥爭起來；而且鬥爭一月了。覺悟這次得了C軍長的回信，允許他參加去打世界共同唾棄的日本人，真是覺得何等的光榮而自豪哪！輪船的機會，也這樣適巧。雖則買辦階級，乘了奇貨可居的時機，多詐幾塊買票錢，這算得了什麼一回事呢。

在長沙聽說長江航程如何的阻滯，漢口中日戰備如何的緊張，這一類的過去消息，到現在都成了不值的謠傳了。

他想，這回上前線去的先兆，若照迷信的觀念看來，是頂勝利順行的。

輪船是噓，噓，噓，的蠕動，而漸漸加快了馬力開動了。房艙裏含有極濃厚的水蒸氣的玻璃窗外面，曙色已經放亮大白了。他在這時候，因為連日來，所受的車行勞頓，想睡一個飽頓。

恍恍惚惚，覺得這次搭上的長安輪，原是長江航程中速度最慢的一艘。不想這次的速度，偏這樣快了，不到四十小時，就到了鎮江。他上了岸，一直搭上至崑山的票車上南翔去。他坐在三等車箱中，因為不多的搭客，到能獨坐一個兩人的坐位。同車的客人，覺着他雖然是着一身青絨的西裝。但見其風塵僕僕的顏色，却早已斷言他是一個勞碌的軍人向火線上去的。

他自己在這將要實現「廬山面目」的大戰場中的時候，不覺得昂首自若的自語：「中國軍人，如果各個發現良心，都到為民族的鬥爭場去，那有打不過小小的日本呢！我這次去，C軍長一定是要給我帶兵的機會的，日本兵，我的乖乖，讓我來殺你們一個痛快，你們才知道中華民族的真精神咧！」

同乘客們談了前線上的消息，聞說已到了蘇州。車旋

即又開了。

車到了崑山。他下了車，走進車站問了一位十九路軍的嶺南同志，知道O軍長的司令部位置，是在南翔附近的左翼。他又借了車站的軍用電話機，和C軍長通了話，C軍長要他即時上軍部去。

由崑山車站左傍一條小徑，向前線的戰場上跑去，只聽見前面的大炮聲和飛機聲，轟轟烈烈的威嚇着；小槍聲還不會聽見。到了軍部的衛門邊，不見和往日內戰場中那樣的人嚷馬嘶的囂塵，僅僅幾間民房的小市商，和布滿了的軍用通信網。官兵大概都到前線去鬥爭去了。民衆也是去幫助後方勤務同遷居了的關係，落得在這春日的陽光下一片平野的小市場——劉家行不見有幾個人在着。

這時候前方咕咕噲噲的小槍聲，尖銳的聽着了。那煙雲蔽日的炮聲，和飛機的炸彈聲，遠遠地似電影映着「世界大戰」，在眼簾下顯出那慘酷的戰爭一樣的殘忍。

進了軍部的衛兵室，投上「一枝香」名片進去之後，C軍長即時傳見了。C軍長一手握着電話機在和前線某旅長說話，同時對他僅說極簡單的話，命他即刻到前線去代

理已經陣亡過了的連長缺。

次早晨到了目的地，恰好他接任那一連的官兵，因為昨天連長陣亡，營長命在第二線休息整理，作預備隊待命出擊。自營長爲他宣布了到差的布達式後，他爲着準備戰鬥工作的忙碌，不知是怎樣的煩難！調查全連的人數，因死傷過多，餘下的不上一百人左右。

初到戰場來帶管人面生疏的軍隊，委實是有些爲難，幸喜就考察所見，官兵都能聽命服從。

到差第二天早上，聽說前方失利，左翼瀏河的敵兵，已抄襲到我軍的側後方來了，正面的戰況，因爲增援不至，也驟形緊張起來。下午接到營長一道命令，命即速加入第六連的左翼，他接到這樣的命令，神速的集合了全連，由交通壕裏帶到指定的第一陣地帶的戰壕裏。只見上空中，映有紅太陽的鐵鳥，似燕雀般的在本陣地上空中，擲放炸彈，密如冰雹般的墮下。

烏煙蔽日，塵土遮天，炸裂的彈痕，破毀的家屋，只留着慘酷殘忍的痕跡；砲彈粉碎了的戰士們，小槍彈穿洞了的戰士們，屍橫遍野，哭聲震天；加上那密雨般的槍彈

聲，更顯覺嚴厲而凜烈；俄頃間又覺毫無聲息的靜寂了；一剎那間，又陡起了可怕的炮聲和飛機擲放的炸彈聲。

這時全連散開在二百米幅的戰壕裏，兵士荷槍依托胸牆的帽堡裏面，作起預備放和描準的姿勢，將槍口正向敵方，那天未曾過射擊又過了一夜，次早晨聽見左翼失利的消息，和正前面敵兵的槍聲，漸漸地濃密而愈近了。本連的任務，是攻勢防禦，自甜戰以還，到了下午三時左右。見敵方兵力，驟然增加，向我沖鋒十數次之多，未得以逞。覺悟這時敵愾同仇的殺心，直沖雲霄。痛惡東洋鬼子太形猖狂，忍不住沉着應戰的命令，一時要侵逾範圍，命了號兵奏着「打敵，打敵，敵打敵，殺，殺，殺。」的沖鋒號音，全連士氣百倍，一躍突出了戰壕，幾聲喊吶的口令，槍聲附和勇氣，在烽火狼藉的兩軍交綏的霎時間，沖破了敵兵第一線的陣地。覺悟正想活捉不及那殘敗的東洋鬼子！日兵！即用他的駭壳槍很敏捷的一擊，見那日兵早已俯伏在地上了。他再想去割那死日兵的頭顱時，不想自己的左腿！却被側射的敵彈穿洞一個窟窿，鮮紅的血液，順延了腿部流下，他周身一麻，驚醒過來，汗流夾背，却仍

睡在長安輪的房艙裏。

他醒過來，詢問茶房此到達什麼地方，時候不早了。默念這半天一場噩夢，委實有幾份疲倦和煩悶。茶房叫出去用晚膳，見食堂裏被難民和失業軍人佔住，連飯也沒地方吃，茶房請了有威勢的憲兵先生們，兇行惡殺的趕走他們到下層的貨艙裏面去躑着。

聞聽那些真誠樸素的難民，說今晚或明早晨到達九江，就要上岸轉到彭澤縣去耕耘的。覺悟在這種離散情況下，生命失了依托似的悲哀和苦痛的時候，而目觀這般的難民，老的太老，幼的太幼，殘氣昏秋，嗷嗷待哺，一家有數口的，有十數口的；他們週身着的襤褸飛絮，攜帶的破籃殘碗，這些大概就是他們的隨身家產。覺悟雖然爲他們嗟嘆，然自己如此，國家如此，有什麼力量來補救他們呢。痛恨外來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痛恨中國的政治不良！在朝的當道，不切實爲民衆作事，造成這種恐怖社會的普遍現象。

覺悟素來好奇心重，他在學生時代，在服務時代，最喜和一般勞苦羣衆談話，藉以探討一般貧民生活狀況，堅

決自己的革命人生觀。今天有了機會和貧民接近，他即下到貨倉裏面去，和那些由河南來的難民聚談，問問他們的切身痛苦，問他們爲什麼這樣扶老携幼，飢寒交迫，離鄉別井來逃難呢？他們都只說，「天老爺不出真命天子，年歲不好……」一類陳腐的語氣，表現出他們是純粹的真實，好像是俄羅斯十八世紀的農奴時代，毫不知道他們自身的痛苦，是因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國家內政不修明之所致。覺悟舉了幾個淺薄的故事，引起他們好聽的興趣，才開始說：「同胞們！你們說自己的窮苦，是「年歲不好，天老爺不出真命天子」。這話，你們真說錯了；錯誤到底了，待我來說明白給各位聽：

各位現在這樣窮苦，無依無食，甚至被匪焚燒擄掠，落着屋宇成灰，妻離子散的下場，這種悲慘的現象，實在不是因爲年歲不好的水災旱災；或你們所謂沒出真命天子，致使你們這樣窮苦。這中間的深幻，就是你們受了兩層壓迫？

第一層壓迫，是最大的壓迫；是你們直接感不覺的。就是那許多外國人的經濟侵略，譬如：日本，英，美，法

，這各國，他們因為自己國內產生貨物過賸，自己的人民消費不了。所以妙想天開，用了他們很大的洋船，裝載他們賸餘的貨物到中國來賣給中國人民。將中國人的錢，一年的搜刮去了。每年計算，大概要刮去我們中國人十二萬萬元。我們平均，每一個中國青年，每年要納外國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七元無形的人頭稅。

如果我們中國人不買外國人的貨物呢，他們就用了槍炮到中國境內來射殺中國人；因為中國人不買他們的貨物，在以前數十年中，屢屢次次的向中國開釐，不知打死我們中國多少人？這就叫做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第二層壓迫，是政治的壓迫；是我們中國的內政不良。溯自民國二十年以還，軍閥當國，擴充兵額，割據地盤，假借外債，濫買外械，連年內戰不息，死了不計其數的中國人，元氣損傷，財源枯竭，結果也不過為二三野心家造就權利，作了他們的工具罷了。

說起中國的軍閥，官僚、政客，不論在朝在野，他們每個人無不腰纏萬貫，從老百姓身上剝下來的金錢，數千百萬。最少的數十萬，以至於數萬，住在各大租界，出庇

於帝國主義之下，過他們天堂一樣的神仙生活。老的軍閥，被新的軍閥用美其名的——革命口號打倒之後，新的軍閥欺騙老百姓的手段，越發高超於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孫傳芳，盧永祥，齊燮元他們了。

中國內地，沒有一片乾淨土，到處土匪。共匪蔓延至八九省之廣，社會已經起了大恐怖的現象。全國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生活不能安定，這都是要歸咎於政府咧。

譬如去年的大水為災，哀鴻遍野。在你們心裏想像，是天意造成，其實就是政府辦事不力；因為政府事先不出節源開流的疏濬河灘，使雨水阻滯，泛濫至十數省，真不知溺死了多少的同胞呢？記得中國古時有個禹皇帝，當時他見洪水泛濫中國，就想法去開疏九河，免除人民的災罹。況且水災也不只是中國才有的，歐西各國也有的；但是別國的政府中人，却能事先防範週到，不像我們中國政府的官吏，只知道苛捐雜稅，一重重的負累，儘管加在人民的肩膀上。政府應當要為人民做的，却毫不理會；像這樣的政府，政府這樣的官員，我們要他作什麼；難怪到處有土匪，到處有……

由上面兩點切實的認清楚：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中國政治不良的兩點，是壓迫我們窮苦民衆的厲階。我們要用經濟革命的手段，去反抗外來的帝國主義者；我們要用政治革命的手段，澈底去改革政治歸於民有，民治，民

享。這是，我們做老百姓應該知道而要認真去做的兩件重大的事情。我今天借這好的機會，特地來貢獻給各位。

覺悟這樣地對那般勞苦羣衆懇切的說了半個鐘頭，雖然是「對牛彈琴」，確實也有許多效力，羣衆中有些都含示一種表同情的狀態，來同他討論更進一步的問題，他都詳細解釋給他們聽了。

長安輪到了九江，幾百逃難的飢民，都上了岸，覺悟他在船欄杆上面，瞰視他們乞丐羣似的螞蟻線的上去了，他憐恤他們離開家鄉，流離失所的逃荒，飄蕩，好像還到遊牧時代，逐水草而居的上古時代了。他們這一去是去過非人的生活，是將生命繫在渺茫的浩蕩中一片孤楫上的危懼。

名不虛傳最慢速的長安輪，自漢皋啟航，經過三十二小時，才到達蕪湖的江心裏，已是幽暗的深夜了。熱心救

國的馮庸義勇軍，首先向他捐募一圓孫頭，他對這樣熱心救國的青年，似十二分表示敬意和羨慕似的！馮庸義勇軍大概捐募不多的錢，就下去了。

只聽見輪船上頓時起了嘎吵的聲音，打破了悄夜的靜寂和沉默。這些嘎吵，是說南京下關泊有日本的砲艦，不許中國船通過，倘被日本兵看見了，就要享以七生五的砲彈，輪上的乘客們，都由這裏上岸再搭小輪轉到南京去。

覺悟却不管那些，任日本兵的炮艦如何厲害，到了再說。他只恨這些怕死的中國人；尤其是軍人！「你們貴國的壽命，現在正同人命無幾，朝不保夕的危難時期到了，假使這次的國祚不幸，壽終告了正寢的話，試問你們還願作亡國的奴隸麼？即東洋人不肖來各個宰割你們，也還許你們這樣來來往往的自由麼？怕死的中國人喲！你們死到南京下關東洋鬼子的砲彈下，又有什麼不可矣喏！」

世界上最殘暴凶惡，最鄙陋下賤的日本人喲！你們的祖先，離開了神農上國的風光，世遠年湮。你們凶暴殘酷的行爲，真是忘了禮教之邦，變成人類的豺狼。你們的祖先，在東瀛島上繁殖播種，有了悠久的歷史，狼子野孫的繁



殖，有了三四千萬。那九州的荒蕪窮苦，原不能養活你們，你們跋海涉川來到我們上國之邦，以前沒有用弓箭射獵你們，無非想超度你們於文化之邦，同歸於化，脫去你們野蠻的獸性，你們若是真有靈性的動物咧，就應該要領略我們上國的風光呵！

野蠻的日本豺狼呵！你們除了跨海到大陸的中華來薦食之外，還敢踏過那張弓搭箭的太平洋對岸去麼？獸性的東洋人呵！我看你們能橫行到幾時哪！

輪船上一空如淨，除了幾十個茶房，水手，買辦之外，乘客大約只有覺悟一人在船上了。渺茫的長江，浮着一座孤暗的輪船，在昏夜裏向東方的黃浦江行駛。斗室的房艙中，懸着一盞慘白的電光，照耀一個孤獨的征人，在看他愛人 Miss. W. 贈他的幾本書籍——落紅，幸福，曼殊全集……

脫稿於一九三二，六，二〇，金陵，司令部衛士隊。

# 第三卷 第五期 南華評論 九月十七出版

## 目錄

卷首語……………石泉	時事述評	論日本承認傀儡組織…………岐	中華民族往那裏走…………白孤魂
我們需要國民參政會…………岐	德國要求軍備平等…………先	重要史料	關楊公達的謬論…………李佛
對於軍事外交…………汪精衛	一方針與決心…………黃仲文	中美公斷條約	通訊…………李佛編者
九一八的一年…………黃仲文	結算和展望…………萬民一	羅文幹外長痛斥內田之	外交演說
怎樣纔能統一中國…………萬民一		日本外相內田對於承認偽滿洲	國之演說

代售處各地大書局 每星期六出版 定價每册三分

南華評論社出版

社址 上海東路三二〇號  
電話 九〇八六四

# 世伯通信

曾仲鳴

## 「小貢獻」的世伯

春吉兄：

多日未晤，甚念甚念。近閱中華日報，與「小貢獻」相見，不覺欣然。「貢獻」的生命只有一年多，早已夭折，使我們回想，輒依依不能忘「貢獻」不能復活，「小貢獻」可算是「貢獻」的兒子，我們都可算是「小貢獻」的「世伯」了。我們與這個「世姪」相見，日日相見，要我不歡喜，那是萬萬不可能的事。

追憶民國十六年冬間，我想出版一個小刊物，託伏老籌備，發刊辭的大意做好了，各種稿件，也齊集了，只差名字未定。商量了許久，總找不出又平常又大方的名稱。我們三個人——伏老，你，我——步出善鐘路，夜已闌了，那夕，正是十四夜，月明如水，全街靜寂，樹影扶疎，縱橫地上。伏老拉拉短鬚，你呢，你的黑斗篷，隨風吹蕩，飄飄然，我們且談且笑。我終於說出「貢獻」二字，你

和伏老都贊成，如是小刊物的名稱定了，「小貢獻」的父親出世了。

「貢獻」出版剛三個月，我忽然西渡，我在海上，我居巴黎，終沒有忘卻「貢獻」，我時時胡亂寫些文章，補「貢獻」的空白。如今「小貢獻」呱呱墮地，我一點禮物都未曾送過，心裏實在不安。不怕，我擺出「世伯」的臭臉、凶臉，「小貢獻」也不敢見怪。只怕你——「小貢獻」的保護者——或者會說我太不講交情，不肯憶念「貢獻」，不知贊助「小貢獻」。

今宵，月明似舊，路中行人稀少，憑欄外望，當日情況，如在目前。我只好默禱「小貢獻」日漸長大，日漸健康。不過「小貢獻」在世間，經過相當的歷史時，「世伯」們的年歲亦隨之而老而衰了，真不敢想呵！

我在這裏忙得很，只有星期日，偶然也到郊外走走，風景倒是幽靜清秀，山水明媚，仁者智者，皆得其樂。當

櫻花盛開的時候，我們到明孝陵遊覽，未進門，已見濃豔的花枝，爭列牆外。既入園中，炎日下射，朵朵所發之花，透明綺麗，如美人的嫩膚，不忍觸，亦不敢觸。我徘徊樹下，竟日不去。翌晨我又獨去，花已為風吹散，飛瓣如雪，皎片點點，沾人衣襟間，拂之不盡。遠望明太祖的怪像，掛在壁際，似亦向天然而微笑，我傍階久坐，幾不知此片地外，有所謂塵世了。再隔數日，又驅車而往，則綠葉滿枝，花已全落了，為之悽愴不已。可惜你不會來此，一賞此美景；但是，你不來也好，來了見好花盛開，固然可喜，若見着花落人散的景象，你亦將何等悲傷啊。

此後又遊過靈谷寺，棲霞寺，慢慢的再談罷。

弟仲鳴。

六月十日夕

## 飛機上的世伯

春吉兄：

日前去一函，你已將它發表在小貢獻，總算『世伯』與『世姪』會面了。我正想談談遊覽靈谷寺棲霞寺的感想

，以作你們的星期聚會的茶餘酒後的談笑資料，那曉得這幾日忙得利害，連寫信的機會都沒有，昨日，星期五——六月十七日——剛剛有些空暇……忽然有要事須往上海，午後一時，從飛機場乘飛機出發了。匆忙之間，帶了你寄給我的『小貢獻』，預備在機上觀覽。『小世姪』同『小世伯』一齊凌空而去，約行一點三刻鐘，便到上海。昨天風清日朗，機行平穩，如在汽車中，但俯首下望，情形就不同了，田畝縱橫極似龜背，人物牛馬，小若粟粒，飛機越飛越高，地上之江流河道，屈曲如蛇影，忽現忽沒，機行甚速，窗外濃雲片片飛過，眺望四遠，更覺天地之曠闊，心神為之爽然。江南風景，一一從腳底渡去，真像披閱絕妙的畫圖，目望手指，應接不暇，竟不知時間之易逝，亦無暇讀『小貢獻』了。

今晨回京，下午又乘機北上。既至江北，地多荒廢，不若江南的壟植豐富了。

由南京至北京，約有一千二百公里，只費四小時半的時候，便可達到。今天多風，啟行後飛機高下搖蕩，頗使人苦悶，飛機師時時對我們說：『這是曲阜，這是孔林，

這是黃河。」細望之，如一精緻的盆景而已。無何，羣峯攢聚，紫翠參差，諸人都知道到泰山了。機過最高峯時，孤峯千仞突立空中，有不能渡過之勢，中心怦怦然。亂雲盡在山脚，谷裏景物，為雲所蔽，絕不可見。古人有「登山而小天下」之語，今則「登飛機而小泰山」了。既過泰山風更烈，機更搖動不定，同行者共九人，人人皆咸覺不愉快。羅先生以鉛筆書一紙片云：「下次不再坐飛機了。」羅先生的隔座是劉先生，已經動不得，嘔吐不已，袖襟盡是污點。羅先生素好酒，汪先生回顧問他：「你如今尙能痛飲麼？」羅先生只是呆視，連搖頭的力量也沒有了。宋先生顧先生各食了兩三粒海病藥，雖然沒有吐，但已

面無人色，疲苦異常了。我呢，我向來坐船怕風浪，現在，在飛機上比較船遇大風浪更為難受，只好閉口忍住，閉目休息。因一開目，見飛機簸斜的情狀，一定頭眩，一開口，就會吐出來了。過了天津，風漸平，各人始稍稍有生氣，能作筆談，——飛機上因摩擦的聲音洪大，說話不能聽見——我就在書包中，取了新出版的『南華文藝』和『小貢獻』閱讀。『小貢獻』若是我『世姪』，『南華文藝』可算我的『兒子』，他們便是『世弟兄』了。機離天津約十幾分鐘，北平全城，排列眼前，西山已染微霞，如佳人的嬌媚，嫣然一笑，以歡迎『小貢獻的世伯』了。

弟仰鳴上 北平 六月十八日夜半。

## 散筆

烏青笑

(一) 哭的時候是流淚，笑到極點時也是流淚。

(二) 雨下一個濕淋淋的賣報童子，他買給人家的報紙，一點都沒有濕淋淋。

(三) 要把文藝作為發表思想的工具，那是一件再蠢不過的事了。

(四) 老實人決不是最忠厚的人。

(五) 「一朵花須灌水，一個女人也是如此。」

(六) 叫人家來誇讚你，那等於罵了你！

(七)

一件事是悲哀的，用盡比喻來說也屬無用。

(八) 一個擁有財產人，生時爲了財產煩惱人，但到死時，他仍然如此煩惱。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在南京

# 鐵道部出版鐵道公報

第一至第十二期

每册大洋二角

全年十二册

大洋二元

第十三期至二百四十五期

每册大洋五分

每星期二册

全年大洋五元

第二百四十六期起

每册大洋一角

每星期一册

全年大洋四元

鐵道部成立一二週年紀念特刊

每册大洋二角（定閱本報一年者附贈一册二年者二册）

凡定閱本報者，國外郵費加二，國內免收。  
如蒙賜登廣告，請至本部公報處接洽。

## 鐵道部鐵道公報謹啟

# 南華文藝

第十二期

徵文二題

延長

至十月底截止。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一日出版

主編者 曾仲鳴

出版者 南華文藝社

總發行所 嚶嚶書屋

代理者 各省市各大書店

南京新菜市五十四號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二十五號

## 本刊價目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每本另加一角五分	零售	每	期	貳	角
預定全年	廿四期	肆	元			
預定半年	十二期	貳	元			

## 本刊廣告價目

面積	一期	三期	六期	十二期
全面	十二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八十五元
半面	七元	十七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四分之一	四元	十元	十七元	三十元

封內及底外均作特等地位照表五倍收費

# 請閱鐵路叢刊

意

欲明瞭中國國有鐵路各情情形者

注

北寧線鐵路月刊	北寧鐵路管理局	每三個月九角 全年三元
平漢線鐵路月刊	國民政府鐵道部平漢路管理委員會	每册四角 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
正太線鐵路月刊	正太鐵路總管理處	每册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膠濟線鐵路月刊	膠濟鐵路管理局	每册三角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
廣韶線鐵路月刊	粵漢鐵路廣韶段管理局	每册二角 全年二元
津浦線鐵路月刊	津浦鐵路管理委員會	每册三角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
京滬滬杭甬鐵路月刊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每册三角 全年三元
滬海鐵路月刊	滬海鐵路公司總務處	每册四角 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
隴海鐵路漢西工程月刊	隴海鐵路漢西段工程局總務處	每册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平綏線鐵路旬刊	平綏鐵路管理局	每册一角 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三元
隴海鐵路週刊	隴海鐵路管理局	每册五分 全年二元
北寧公報日刊	北寧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三元
京滬滬杭甬鐵路日刊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每份三分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七元二角
津浦日刊	津浦鐵路管理委員會	每份七分 半年三元六角 全年七元二角
平漢日刊	平漢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九角
膠濟日刊	膠濟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九角